

茗谿漁隱叢語

壹

14

1475

47



門
卷
1432
42

道光丙午鐫

茗溪澳隱叢話

海山館叢書

昭和十五年
十二月二日
購求

門 4
號 1475
卷 47

蘇詩
蘇詩
蘇詩

蘇詩

蘇詩

序漁隱詩評叢話前集

紹興丙辰余侍親赴官嶺右道過湘中聞舒城阮閱昔
為郴江守嘗編詩總頗為詳備行役匆匆不暇從知識
間借觀後十三年余居茗水友生洪慶遠從宗子彥章
獲傳此集余取讀之蓋阮因古今詩話附以諸家小說
分門增廣獨元祐以來諸公詩話不載焉考編此詩總
乃宣和癸卯是時元祐文章禁而弗用故阮因以畧之
余今遂取元祐以來諸公詩話及史傳小說所載事實
可以發明詩句及增益見聞者纂為一集凡詩總所有

此不復纂集庶免重複一詩而二三其說者則類次爲
一間爲折衷之又因以余舊所聞見爲說以附益之或
者謂余不能分明纂集如阮之詩總是未知詩之旨矣
昔有詩客嘗以神聖工巧四品分類古今詩句爲說以
獻半山老人半山老人得之未及觀遽問客曰如老杜
勳業頻看鏡行藏獨倚樓之句當入何品客無以對遂
以其說還之曰嘗鼎一臠他可知矣則知詩之不可分
門纂集蓋出此意也余今但以年代人物之先後次第
纂集則古今詩話不待檢尋已粲然畢陳于前顧不佳

哉今老矣日以廢亡此集之作聊自備觀覽而已匪敢
傳之當世君子故不愧戊辰春三月上巳茗溪漁隱胡
仔元任序

茗溪漁隱叢話前集目錄

- 第一 國風漢魏六朝上
- 第二 國風漢魏六朝下
- 第三 五柳先生上
- 第四 五柳先生下

第五

李謫仙

第六

杜少陵一

第七

杜少陵二

第八

杜少陵三

第九

杜少陵四

第十

杜少陵五

第十一

杜少陵六

第十二

杜少陵七

第十三

杜少陵八

第十四

杜少陵九

第十五

駱賓王

王摩詰

韋蘇州

孟浩然

第十六

韓吏部上

第十七

韓吏部中

第十八

韓吏部下

第十九

柳柳州

第二十

李習之

李長吉

李衛公

常建

嚴維

徐季海

劉賓客

第二十一

香山居士

第二十二

唐彥謙

西崑體

王建

第二十三

杜牧之

溫庭筠

杜荀鶴

韓致光

借對

半夜鍾

熟食清明

第二十四

陽關霓裳

祕色

唐人雜記

楊凝式

羅隱

五季雜記

第二十五

宋朝

盧多遜

徐鉉

王元之

張乖崖

寇萊公

王文穆

丁晉公

夏英公

陳恭公

生朝附

杜默

第二十六

晏元獻

宋莒公

宋景文

王君玉

第二十七

陳文惠

蔡文忠

韓魏公

杜祁公

張文定

陳亞

林和靖

第二十八

范文正

文潞公

王歧公

趙清獻

范蜀公

司馬溫公

韓持國

韓玉汝

第二十九

六一居士上

第三十

六一居士下

第三十一

梅聖俞

第三十二

蘇子美

石曼卿

第三十三

半山老人一

第三十四

半山老人二

第三十五

半山老人三

第三十六

半山老人四

第三十七

王逢原

蔡文啟

俞清老秀老

袁世弼

郭功甫

張子野

賀方回

第三十八

東坡一

第三十九

東坡二

第四十

東坡三

第四十一

東坡四

第四十二

東坡五

第四十三

東坡六

第四十四

東坡七

第四十五

東坡八

第四十六

東坡九

第四十七

山谷上

第四十八

山谷中

第四十九

山谷下

第五十

秦少游

第五十一

後山居士

晁無咎

張文潛

第五十二

徐仲車

謝無逸

潘邠老

邢敦夫

高子勉

胡少汲

張芸叟

楊公濟

王仲至

崔德符

趙循道

任子固

第五十三

無盡居士

唐子西

韓子蒼

陳去非

呂居仁

汪彥章

蘇養直

謝邁

楊察

徐忻

詹存中

周明老

的對

水晶宮

第五十四

宋朝雜紀上

第五十五

宋朝雜紀下

第五十六

文殊

遠法師

古靈

圓澤

靈徹

船子和尙

參寥

洪覺範

王梵志

第五十七

雪竇

贊元

了元

秀老

惠詮

清順

僧詩無蔬筍氣

戲詞

蒸豚詩

湯泉詩

夏雲詩

緇黃雜紀

第五十八

回仙

神仙雜紀

鬼詩

第五十九

長短句

第六十

憶妓詩

洞仙歌

花藥夫人

虞美人草行

回文詩

琵琶

囀春鶯

媚兒

魯生

麗人雜紀

若溪漁隱叢話前集目錄

漁隱叢話卷第一

若溪漁隱胡仔纂集

國風漢魏六朝上

張文潛云詩三百篇雖云婦人女子小夫賤隸所為要之非深於文章者不能作如七月在野至入我牀下於七月已下皆不道破直至十月方言蟋蟀非深於文章者能為之邪

漫叟詩話云詩三百篇各有其旨傳注之學多失其本意而流俗狃習至不知處尚多若惟桑與梓必恭敬止

謂桑梓以人賴其用故養而成之莫肯凌踐則有恭敬之道父子相與豈特如人之視桑梓今乃言父母之邦者必稱桑梓非也

宋子京筆記云山東曰朝陽山西曰夕陽故詩曰度其夕陽又曰梧桐生矣于彼朝陽指山之處耳後人便用夕陽忽西流然古人亦誤用久矣

山谷云俞清老作景陶軒名爲未當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景明也高山則仰之明行則行之耳魏晉間所謂景莊景儉等從一人差誤遂相承繆亦如郡守爲一

麾也

後山詩話云子厚謂屈氏楚詞如離騷乃效頌其次效雅最後效風

蔡寬夫詩話云秦漢以前字書未備既多假借而音無反切平側皆通用如慶雲卿雲臯陶咎繇之類大率如此詩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燕燕于飛下上其音之子于歸遠送于南思與來音與南皆以爲協聲魏晉間此體猶在劉越石握中有白璧本自荆山璆惟彼太公望共此渭濱叟潘安仁位同單父邑愧

海山仙館叢書卷一
無子賤歌豈敢陋微官但恐忝所荷是也自齊梁後既
拘以四聲又限以音韻故大率以偶儷聲響爲工文氣
安得不卑弱乎惟陶淵明韓退之時時擺脫世俗拘忌
故栖字與乖字陽字與清字皆取其傍韻用蓋筆力自
足以勝之也

東坡云余讀文選恨其編次無法去取失當齊梁文章
衰陋而蕭統尤爲卑弱文選引斯可見矣今觀淵明集
可喜者甚多而獨取數首以知其餘忽遺者多矣淵明
作閑情賦所謂國風好色而不淫正使不及周南與屈

宋所陳何異而統大譏之此乃小兒強作解事者劉子
元辨李陵與蘇武書非西漢文蓋齊梁間文士擬作者
吾因悟陵與蘇武贈答五言詩亦後人所擬而統不能
辨李善注文選本末詳備極可喜所謂五臣者真俚儒
之荒陋者也而世以爲勝善亦謬矣謝瞻張子房詩云
苛隱暴三殤此禮所謂上中下殤言暴秦無道戮及孥
稚也而乃引苛政猛於虎吾父吾子吾夫皆死於是謂
夫與父爲殤此豈非俚儒之荒陋乎五臣旣陋甚至於
蕭統亦其流耳宋玉高唐神女賦自玉曰唯唯以前皆

賦也而統謂之序大可笑也相如賦首有子虛烏有亡是三人論難豈亦序邪其餘繆陋不一亦聊舉其一二耳

蔡寬夫詩話云五言起於蘇武李陵自唐以來有此說雖韓退之亦云然蘇李詩世不多見惟文選中七篇耳世以蘇武詩云寒冬十二月晨起踐凝霜俯觀江漢流仰視浮雲翔以爲不當有江漢之言或疑其僞予嘗攷之此詩若答李陵則稱江漢決非是然題本不云答陵而詩中且言結髮爲夫婦之類自非在虜中所作則安

知武未嘗至江漢邪但注者淺陋直指爲使匈奴時故人多惑之其實無據也古詩十九首或云枚乘作而昭明不言李善復以其有驅車上東門與遊戲宛與洛之句爲辭兼東都然徐陵玉臺分西北有浮雲以下九篇爲乘作兩語皆不在其中而凜凜歲云暮冉冉孤生竹等別列爲古詩則此十九首蓋非一人之辭陵或得其實且乘死在蘇李先若爾則五言未必始二人也

呂氏童蒙訓云讀古詩十九首及曹子建詩如明月入我牖流光正徘徊之類詩皆思深遠而有餘意言有盡

而意無窮也學者當以此等詩常自涵養自然下筆不
同

東坡云讀烈女傳蔡琰二詩其詞明白感慨類世所傳
木蘭詩東京無此格也建安七子猶含養圭角不盡發
見况伯喈女乎又琰之流離爲在父沒之後董卓既誅
伯喈乃遇禍今此詩乃云爲董卓所驅虜入胡尤知其
非真也蓋擬作者疏略而范曄荒淺遂載之本傳可發
一笑也

蔡寬夫詩話云後漢蔡琰傳載其二詩或疑董卓死邕

被誅而詩敘以卓亂流入胡爲非琰辭此蓋未嘗詳考
於史也且卓旣擅廢立袁紹輩起兵山東以誅卓爲名
中原大亂卓挾獻帝遷長安是時士大夫豈能皆以家
自隨乎則琰之入胡不必在邕誅之後其詩首言逼迫
遷舊邦擁主以自強海內興義師共欲誅不祥則指紹
輩固可見繼言中土人脆弱來兵皆胡羌縱獵圍城邑
所向悉破亡馬邊懸男頭馬後載婦女長驅西入關迥
路險且阻則是爲山東兵所掠也其末乃云感時念父
母哀歎無窮已則邕尙無恙尤亡疑也

山谷云凡作賦要須以宋玉賈誼相如子雲爲師略依仿其步驟乃有古風老杜詠吳生畫云畫手看前輩吳生遠擅場蓋古人於能事不獨求跨時輩要須前輩中擅場耳

詩眼云建安詩辯而不華質而不俚風調高雅格力遒壯其言直致而少對偶指事情而綺麗得風雅騷人之氣骨最爲近古者也一變而爲晉宋再變而爲齊梁唐諸詩人高者學陶謝下者學徐庾惟老杜李太白韓退之早年皆學建安晚乃各自變成一家耳如老杜崆峒

小麥熟人生不相見新安石壕潼關吏新昏垂老無家別夏日夏夜歎皆全體作建安語今所存集第一第二卷中頗多韓退之孤臣昔放逐暮行河堤上重雲贈李觀江漢答孟郊歸彭城醉贈張祕書送靈師惠師並亦皆此體但頗自加新奇李太白亦多建安句法而罕全篇多雜以鮑明遠體東坡稱蔡琰詩筆勢似建安諸子前輩皆留意於此近來學者遂不講爾

石林詩話云晉魏間詩尙未拘聲律對偶陸雲相謔之辭所謂日下荀鳴鶴雲間陸士龍者乃正爲的對至於

四海習鑿齒彌天釋道安之類不一乃知此體出於自然不待沈約而後能也舊嘗不解四海彌天爲何等語因讀梁惠皎高僧傳載習鑿齒與安書云天不終朝而兩六合者彌天之雲也宏淵源而敷八極者四海之流也故摘其語以爲戲爾晉初學佛者從其師如支遁本姓關從支謙學故爲支遁道安以學佛者皆本釋迦爲佛師因請以釋命氏遂爲定制則釋道安亦其姓也宋子京筆記云古人語有椎拙不可掩者樂府曰何以銷憂惟有杜康劉越石曰何其不夢周又曰夫子悲獲

麟西狩涕孔止雖有意緒詞亦鈍樸矣

蔡寬夫詩話云晉宋間詩人造語雖秀拔然大抵上下句多出一意如魚戲新荷動鳥散餘花落蟬噪林逾靜鳥鳴山更幽之類非不工矣終不免此病其甚乃有一人名而分用之者如劉越石宣尼悲獲麟西狩泣孔止謝惠連雖好相如達不同長卿慢等語若非前後相映帶殆不可讀然要非全美也唐初餘風猶未殄陶冶至杜子美始淨盡矣

蔡寬夫詩話云齊梁以來文士喜爲樂府辭然沿襲之

久往往失其命題本意烏將入九子但詠烏雉朝飛但詠雉雞鳴高樹巔但詠雞大抵類此而甚有併其題失之者如相府蓮訛爲想夫憐楊婆兒訛爲楊叛兒之類是也蓋辭人例用事語言不復詳研考雖李白亦不免此惟老杜兵車行悲青坂無家別等數篇皆因事自出已意立題略不更蹈前人陳迹真豪傑也

石林詩話云池塘生春草園林變夏禽世多不解此語爲工蓋欲以奇求之爾此語之工正在無所意猝然與景相遇所以成章不假繩削故非常情之所能到詩家

妙處當須以此爲根本而思苦言艱者往往不悟鍾嶸詩評論之最詳其略云思君如流水旣是所見則曰高臺多悲風亦惟所見清晨登隴首若無故實明月照積雪非出經史古今勝語多非假借皆由真尋顏延之謝莊尤爲繁密於時化之故大明大始中文章殆同書鈔近任昉王元長等辭不貴奇競須新事邇來作者寢以成俗遂乃句無虛語語無虛字牽聯補衲蠹文已甚自然英特罕遇其人余每愛此言簡切明白易曉但觀者未嘗留意耳自唐以後旣變以律體固不能無拘窘然

海隱叢話卷一
七
苟大手筆亦自不妨削錄於神志之間斷輪於甘苦之外也

漁隱叢話卷一終

漁隱叢話卷第二

國風漢魏六朝下

石林詩話云嵇康幽憤詩云性不傷物頻致怨憎昔慚下惠今愧孫登蓋志鍾會之事也吾嘗讀世說知康乃魏宗室壻審如此雖不忤鍾會亦安能免死邪康嘗稱阮籍口不臧否人物以爲可師殊不知籍雖口不臧否而作青白眼亦何以異籍得全於晉是早附司馬師陰託其庇爾史言禮法之士嫉之如讎賴司馬景王全之以此而言籍非附司馬氏未必能脫禍也今文選載蔣

濟勸進表一篇乃籍所作籍忍至此何所不可籍著論鄙世俗之士以爲猶虱處乎裨中籍非委節於司馬裨中乎余觀康尚不屈於鍾會肯賣魏而附晉乎世俗但以迹之近似者取之概以爲嵇阮吾每爲之太息也漫叟詩話云曹子建七步詩世傳煮豆然豆箕豆在釜中泣一本云箕向釜下燃豆在釜中泣其工拙淺深必有以辨之者

宋子京筆記云左太冲詩振衣千仞岡濯足萬里流使人飄飄有世表意不減嵇康目送飛鴻語

唐子西語錄云三謝詩靈運爲勝當就選中寫出熟讀自見其優劣也又云江左諸謝詩文見文選者六人希逸無詩宣遠叔源有詩不工今取靈運惠連元暉詩合六十四篇爲三謝詩是三人者詩至元暉語益工然蕭散自得之趣亦復少減漸有唐風矣於此可以觀世變也

雪浪齋日記云讀謝靈運詩知其攬盡山川秀氣讀退之南山詩頗覺似上林子虛賦才力小者不能到李長吉玉川子詩皆出於離騷未可以立談判也皇甫持正

云吟詩未有劉長卿一字唐人必甚重長卿今詩十卷亦清麗

雪浪齋日記云王逸少於書知變猶退之於詩知變則一洗萬古凡馬空也陶謝詩所以妙者由其人品高王楊盧駱叫呼銜鬻以爲文耳

唐子西語錄云謝玄暉詩云寒城一以眺平楚正蒼然平楚猶平野也呂延濟乃用翹翹錯薪言刈其楚謂楚木叢便覺意象殊窘凡五臣之陋類若此

宋子京筆記云今人多誤鮑照爲鮑昭李商隱有詩云

濃烹鮑照葵又金陵有人得地中石刻作鮑照字

潘子真詩話云景文殊不知武后時諱照唐人因以昭名之事具昭祠堂記若溪漁隱曰南史本傳鮑照字明遠

潘子真詩話云山谷言庾子山澗底百重花山根一片雨有以盡登高臨遠之趣喜晴應詔全篇可爲楷式其卒章有慶兆民同論年天子萬不獨清新其氣韻尤更深穩

潘子真詩話云古樂府云東飛伯勞西飛燕黃姑織女

時相見予初不曉黃姑爲何等語因讀杜公瞻所注宗
懍撰荆楚歲時記乃知黃姑卽河鼓也亦猶桑落之語
轉呼爲索郎也

冷齋夜話云古樂府曰繡幕圍春風耳節朱絲桐不知
理何事淺立經營中護惜加窮袴隄防託守宮今日牛
羊上丘壠當時近前面發紅前輩多全用其語老杜曰
意匠恹淡經營中李長吉曰羅屏繡幕圍春風黃魯直
曰今日牛羊上丘壠當時近前左右曠窮袴漢時語也
今褙袴也

王直方詩話云古詩云博山爐中百和香鬱金蘇合及
都梁又云氎毼五水香迷迭及都梁按廣誌都梁香出
交廣形如藿香迷迭出西域魏文帝又有迷迭賦信乎
不行一萬里不讀萬卷書不可看老杜詩也苕溪漁隱
曰王直方向鹵莽如此方論古詩香事初不論杜詩遽
云信乎不行一萬里不讀萬卷書不可看老杜詩此語
真可發一笑也

潘子真詩話云皮日休云梁武帝詩後牖有朽柳沈約
詩偏眠船舫邊疊韻興焉詩曰蟬螻在東又曰鴛鴦在

梁雙聲興焉王元謨問謝莊何者爲雙聲何者爲疊韻
答曰互護爲雙聲礪礪爲疊韻當時伏其捷丁晉公在
朱崖作州郡名配古人姓名等詩及雙聲疊韻甚有源
委雙聲九曲流清泚重輪抱祥光疊韻紫蠟茱萸結紅
綃荳蔻房林和靖有草泥行郭索雲木叫鈎輶而山谷
效徐庾慢體云翡翠釵梁碧石榴裙褶紅皆疊韻雙聲
也語尤工

蔡寬夫詩話云聲韻之興自謝莊沈約以來其變日多
四聲中又別其清濁以爲雙聲一韻者以爲疊韻蓋以

輕重爲清濁爾所謂前有浮聲則後有切響是也王融
雙聲詩云園蘅眩紅蕩湖荇暝黃華迴鶴橫淮翰遠越
合雲霞以此求之可見自唐以來雙聲不復用而疊韻
間有杜子美卑枝低結子接葉暗巢鶯白樂天量大嫌
甜酒才高笑小詩之類皆因其語意所到輒就成之要
不以是爲工也陸龜蒙輩遂以皆用一音引後牖有朽
柳梁王長康強爲始於梁武帝不知復何所據所謂蜂
腰鶴膝者蓋又出於雙聲之變若五字首尾皆濁音而
中一字清卽爲蜂腰首尾皆清音而中一字濁卽爲鶴

膝尤可笑也

學林新編云南史謝莊傳曰王元謨問莊何者爲雙聲何者爲疊韻答曰互護爲雙聲礪礪爲疊韻某案古人以四聲爲切韻紐以雙聲疊韻必以五音爲定蓋謂東方喉聲爲木音西方舌聲爲金音南方齒聲爲火音北方唇聲爲水音中央牙聲爲土音也雙聲者同音而不同韻也疊韻者同音而又同韻也互護同爲唇音而二字不同韻故謂之雙聲礪礪同爲牙音而二字又同韻故謂之疊韻若彷彿熠燿騏驥慷慨咿喔霰霰皆雙聲

也若侏儒童蒙崆峒龍嵒螳螂滴瀝皆疊韻也廣韻曰章灼良略是雙聲灼略章良是疊韻又曰廳剔靈歷是雙聲剔歷廳靈是疊韻舉此例則諸音皆視此而紐之可以定矣沈存中論詩之用字曰幾家村草裏吹笛隔江聞幾家村草吹笛隔江皆雙聲也某案村字是唇音草字是齒音吹字是唇音笛字是齒音此非同音字不可謂之雙聲也存中又曰月影侵簪冷江光逼屐清侵簪逼屐皆疊韻也某案侵字是唇音簪字是齒音逼字是唇音屐字是舌音既非同音字而逼屐二字又不同

韻不可謂疊韻也某案李羣玉詩曰方穿詰曲崎嶇路
又聽鈞輶格磔聲詰曲崎嶇乃雙聲也鈞輶格磔乃疊
韻也

漫叟詩話云東坡作吃語詩江干高居堅關扃耕犍躬
駕角掛經孤航繫舸菰茨隔笳鼓過軍雞狗驚解襟顧
影各箕踞擊劍高歌幾舉觥荆笄供膾愧攪聒乾鍋更
蔓甘瓜羹山谷亦有戲題云逍遙近道邊憩息慰憊懣
晴暉時晦明謔語諧讜論草萊荒蒙籠室屋墜塵盆僮
僕侍偏側涇渭清濁混二老亦作詩戲邪茗溪漁隱曰

東坡後又有吃語詩一篇謂此爲一字詩故居劍閣隔
錦官者是也

石林詩話云劉貢甫以司空圖詩中咄喏二字辨晉書
所載石崇豆粥咄嗟爲誤以喏爲嗟非也孫楚詩自有
三本皆有極咄嗟不可侷之語此又豈是以喏爲嗟古
今語言固自各出於一時本不與後世相通者咄嗟皆
聲也自晉以前未見有言咄喏殷浩所謂咄咄逼人蓋
拒物之聲嗟乃歎聲咄嗟猶言呼吸疑晉人一時語故
孫楚亦云耳

雪浪齋日記云爲詩欲詞格清美當看鮑照謝靈運渾成而有正始以來風氣當看淵明欲清深閑淡當看韋蘇州柳子厚孟浩然王摩詰賈長江欲氣格豪逸當看退之李白欲法度備足當看杜子美欲知詩之源流當自三百篇及楚詞漢魏等詩前輩云建安才六七子開元數兩三人前輩所取古今詩人其難如此予嘗與能詩者言書止於晉而詩止於唐蓋唐自大歷以來凡詩人專門名家無有不可觀者特降而至於晚唐未免氣氣象衰藹耳

後山詩話云余以古文爲三等周爲上七國次之漢爲下周之文雅七國之文壯偉其失騁漢之文華贍其失緩東漢而下無取焉

漁隱叢話卷二終

漁隱叢話卷第三

五柳先生上

東坡云世傳桃源事多過其實考淵明所記止言先世避秦亂來此則漁人所見似是其子孫非秦人不死者也又云殺雞作食豈有仙而殺者乎舊說南陽有菊水水甘而芳居民三十餘家飲其水皆壽或至百二三十歲蜀青城山老人村有五世孫者道極嶮遠生不識鹽醢而溪中多枸杞根如龍蛇飲其水故壽近歲道稍通漸能致五味而壽亦益衰桃源蓋此比也使武陵太守

得而至焉則已化爲爭奪之場久矣常意天壤之間若此者甚衆不獨桃源茗溪漁隱曰東坡此論蓋辨證唐人以桃源爲神仙如王摩詰劉夢得韓退之作桃源行是也惟王介甫作桃源行與東坡之論暗合今具載其詞云望夷宮中鹿爲馬秦人半死長城下避世不獨商山翁亦有桃源種桃者此來種桃經幾春採花食實枝爲薪兒孫生長與世隔雖有父子無君臣漁郎漾舟迷遠近花間相見驚相問世上惟知古有秦山中豈料今爲晉聞道長安吹戰塵春風回首一霑巾重華一去寧

復得天下紛紛經幾秦洪駒父云桃源非神仙予素知狀比來見東坡和淵明桃源詩序論其非神仙暗與人意合其敢妄言如此豈非預先偷子一聯詩乎

高齋詩話云荆公桃源行云望夷宮中鹿爲馬秦人半死長城下指鹿爲馬乃二世事而長城之後乃始皇也又指鹿事不在望夷宮中荆公此詩追配古人惜乎用事失照管爲可恨耳

唐子西語錄云唐人有詩云山僧不解數甲子一葉落知天下秋及觀元亮詩云雖無紀歷志四時自成歲便

漁隱叢言卷三
二
覺唐人費力如桃源記言尙不知有漢無論魏晉可見
造語之簡妙蓋晉人工造語而元亮其尤也

山谷云東坡在潁州時因歐陽叔弼讀元載傳歎淵明
之絕識遂作詩云淵明求縣令本緣食不足束帶向督
郵小屈未爲辱翻然賦歸去豈不念窮獨重以五斗米
折腰營口腹如何元相國萬鍾不滿欲胡椒銖兩多安
用八百斛以此殺其身何翅抵鵲玉往者不可悔吾其
反自燭淵明隱約粟里柴桑之間或飯不足也顏延年
送錢二十萬卽日送酒家與蓄積不知紀極至藏胡椒

八百斛者相去遠近豈直睢陽蘇合彈與蜚蝗糞九比
哉

韓子蒼云以淵明傳及詩考之自庚子歲始作建威叅
軍由叅軍爲彭澤令遂弃官歸是歲乙巳凡爲吏者六
歲故云疇昔居上京六載去還歸然淵明乙巳歲三月
尙爲叅軍十一月去彭澤而云家貧耕植不足自給何
也傳言淵明以郡遣督郵至卽日解印綬去而淵明自
序以程氏妹喪去奔武昌余觀此士旣以違已交病又
愧役於口腹意不欲仕久矣及因妹喪卽去蓋其孝友

如此世人但以不屈於州縣吏爲高故以因督郵而去
此士識時委命其意固有在矣豈一督郵能爲之去就
哉躬耕乞食且猶不恥而恥屈於督郵必不然矣
東坡云孔子不取微生高孟子不取於陵仲子惡其不
情也陶淵明欲仕則仕不以求之爲嫌欲隱則隱不以
去之爲高飢則扣門而乞食飽則雞黍以迎客古今賢
之貴其真也茗溪漁隱曰余嘗三復斯言可謂至論而
冷齋夜話輒竄易其語雜以漢高帝之事決非東坡議
論也吾故表而出之

東坡云余舊好誦陶潛歸去來嘗患其不入音律近輒
微加增損作般涉調哨遍雖微改其詞而不改其意請
以文選及本傳攷之方知字字皆非創入也詞曰爲米
折腰因酒弃家身口交相累歸去來誰不遣君歸覺從
前俱非今是露未晞征夫指予歸路門前笑語喧童稚
嗟舊菊都荒新松暗老吾年今已如此但小窓容膝閉
柴扉策杖看孤雲暮鴻飛雲出無心鳥倦知還本非有
意噫歸去來兮我今忘我兼忘世親戚無浪語琴書中
有真味步翠麓崎嶇泛清溪窈窕涓涓暗谷流春水觀

草木欣榮幽人自感吾生行且休矣念寓形宇內復幾
時不自覺皇皇欲何之委吾心去留誰計神仙知在何
處富貴非吾志但知臨水登山嘯詠自引壺觴自醉此
生天命更奚疑且乘流遇坎還止東坡云陶潛詩採菊
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採菊之次偶然見山初不用意而
景與意會故可喜也今皆作望南山杜子美云白鷗沒
浩蕩萬里誰能馴蓋滅沒於烟波間耳而宋敏求謂予
云鷗不解沒改作波字二詩改此兩字覺一篇神氣索
然也

冷齋夜話云老杜白鷗波沒蕩今悞作浩蕩非惟無氣
亦分外閑置波字若溪漁隱曰禽經云鳧善浮鷗善沒
以沒字易波字則東坡之言益有理冷齋以沒字易浩
字其理全不通浩蕩謂烟波也今云波沒蕩亦不成語
此言無足取雞肋集云詩以一字論工拙如身輕一鳥
過身輕一鳥下過與下與疾與落每變而每不及易較
也如魯直之言猶砭砭之於美玉是也然此猶在工拙
精拙之間其致思未失也記在廣陵日見東坡云陶淵
明意不在詩詩以寄其意耳采菊東籬下悠然望南山

則既采菊又望山意盡於此無餘蘊矣非淵明意也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則本自采菊無意望山適舉首而見之故悠然忘情趣閑而景遠此未可於文字精狃間求之以比砒砒美玉不類

蔡寬夫詩話云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此其閑遠自得之意直若超然邈出宇宙之外俗本多以見字爲望字若爾便有褻裳濡足之態矣乃知一字之誤害理有如是者淵明集世既多本校之不勝其異有一字而數十字不同者不可概舉若隻雞招近局或以局爲屬雖

於理似不通然恐是當時語我土日以廣或以土爲志於義亦兩通未甚相遠若此等類縱誤不過一字之失如見與望則併其全篇佳意敗之此校書者不可不謹也

東坡云平疇交晚風良苗亦懷新非古之耦耕植杖者不能道此語非予之世農亦不能識此語之妙也

東坡云乞食詩云銜戢知何謝冥報以相貽淵明得一食至欲以冥謝主人哀哉哀哉此大類丐者口頰也非獨余哀之舉世莫不哀之也飢寒常在身前功名常在

身後二者不相待此士之所以窮也讀史述九章夷齊箕子蓋有感而云去之五百餘載吾猶識其意也詠二疎詩淵明未嘗出二疎既出而知返其志一也或以謂既出而返如從病得愈其味勝於初不病此或者顛倒見耳飲酒詩云客養千金軀臨化消其寶寶不能過軀軀化則寶亡矣人言靖節不知道吾不信也

冷齋夜話云李格非善論文章嘗曰諸葛孔明出師表劉伶酒德頌陶淵明歸去來詞李令伯乞養親表皆沛然如肝肺中流出殊不見斧鑿痕是數君子在後漢之

末兩晉之間初未嘗欲以文章名世而其詞意超邁如此是知文章以氣為主氣以誠為主老杜詩過人在誠實耳誠實著見學者多不曉如玉川子醉詩昨夜村飲歸健倒三四五摩挲青莓苔莫嗔驚着汝又荆公扇詩云玉斧修成寶月團月邊仍有女乘鸞青冥風露非人世鬢亂釵橫特地寒山谷云陶淵明責子詩曰白髮被兩鬢肌膚不復實雖有五男兒總不好紙筆阿舒已二八懶惰故無匹阿宣行志學而不愛文術雍端年十三不識六與七通子垂九齡但覓梨與栗天運苟如此且

進杯中物觀淵明此詩想見其人慈祥戲謔可觀也俗人便謂淵明諸子皆不慧而淵明愁歎見於詩耳又云杜子美詩陶潛避俗翁未必能達道觀其著詩篇頗亦恨枯槁達生豈是足默識蓋不早生子賢與愚何其挂懷抱子美困頓於山川蓋爲不知者詬病以爲拙於生事又往往譏議宗文宗武失學故聊解嘲耳其詩名曰遣興可解也俗人便爲譏病淵明所謂癡人前不得說夢也

遜齋閑覽云六一居士推重陶淵明歸去來以爲江左

高文當世莫及涪翁云顏謝之詩可謂不遺鑪錘之功矣然淵明之墻數仞而不能窺也東坡晚年尤喜淵明詩在儻耳遂盡和其詩荆公在金陵作詩多用淵明詩中事至有四韻詩全使淵明詩者又嘗言其詩有奇絕不可及之語如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由詩人以來無此句也然則淵明趣向不羣詞彩精拔晉宋之間一人而已苕溪漁隱曰荆公詩云先生歲晚事田園魯叟遺書廢討論問訊桑麻憐已長按行松菊喜猶存農人調笑追尋壑稚子歡呼出候

門遙謝載醪祛惑者吾今欲辨已忘言所謂四韻全使淵明詩者卽此詩是也

石林詩話云魏晉間人詩大抵專工一體如侍宴從軍之類故後來相與祖習者亦但因所長而取之耳謝靈運擬鄴中七子與江淹雜擬是也梁鍾嶸作詩品皆云某人詩出於某人亦以此爲然論陶淵明乃以爲出應璩此語不知其所據應璩詩不多見惟文選載其百一詩一篇所謂下流不可處君子慎厥初者與陶詩了不相類五臣注引文章錄云曹爽多違法度璩作詩以刺

在位若百分有補於一者淵明正以脫略世故超然物外爲適顧區區在位者何足概其心哉且此老何嘗有意欲以詩自名而追取一人而模倣之此乃當時文士與進取而爭長者所爲何期此老之淺蓋礫之陋也江淹擬湯惠休詩日暮碧雲合佳人殊未來古今以爲佳句然謝靈運圓景早已滿佳人猶未適謝元暉春草秋更綠公子未西歸卽是此意嘗惟兩漢間所作騷文初未嘗有新語直是句句規模屈宋但換字不同耳至晉宋以後詩人之辭其弊亦然若是雖工亦何足道蓋當

時祖習共以爲然故未有譏之者耳

山谷云正賴古人書正爾不能得正宜委運去皆當時語而或者改作上賴古人書止爾不能得甚失語法又述酒詩一篇有其義而亡其辭似是讀異書所作其中多不可解獨羊勝喪其身當是羊勝羊勝白公也諸梁葉公也

韓子蒼云陳述古題述酒詩後云意不可解恐其讀異書所爲也余反覆之見山陽舊國之句蓋用山陽公事疑是義熙以後有所感而作也故有流淚抱中歎平王

去舊京之語淵明忠義如此今人或謂淵明所題甲子不必皆義熙後此亦豈足論淵明哉唯其高舉遠蹈不受世紛而至於躬耕乞食其忠義亦足見矣

陶淵明集云文選五臣注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塗中詩云淵明詩晉所作者皆題年號入宋所作但題甲子而已意者恥事二姓故以異之思悅考淵明之詩有以題甲子者始庚子距丙辰凡十七年間只九首耳皆晉安帝時所作也中有乙巳歲三月爲建威叅軍使節都經前溪作此年秋乃爲彭澤令在官八十餘日

卽解印綬賦歸去來兮辭後一十六年庚申晉禪宋恭
帝元熙二年也蕭德施淵明傳曰自宋高祖王業漸隆
不復肯仕於淵明出處得其實矣寧容晉未禪宋前二
十年輒恥事二姓所作詩但題甲子而自取異哉矧詩
中又無有標晉年號者其所題甲子蓋偶記一事耳後
人類而次之亦非淵明之意也

山谷云寧律不諧而不使句弱用字不工不使語俗此
庾開府之所長也然有意於爲詩也至於淵明則所謂
不煩繩削而自合者雖然巧於斧斤者多疑其拙窘於

檢括者輒病其放孔子曰甯武子其智可及也其愚不
可及也淵明之拙與放豈可爲不知者道哉道人曰如
我按指海印發光汝暫舉心塵勞先起說者曰若以法
眼觀無俗不真若以世眼觀無真不俗淵明之詩要當
與一丘一壑者共之耳

漁隱叢話卷三終

漁隱叢話卷第四

五柳先生下

東坡云古之詩人有擬古之作矣未有追和古人者也
 追和古人則始於東坡吾於詩人無所甚好獨好淵明
 之詩淵明作詩不多然其詩質而實綺癯而實腴自曹
 劉鮑謝李杜諸人皆莫及也吾前後和其詩凡百有九
 篇至其得意自謂不甚愧淵明然吾之於淵明豈獨好
 其詩也哉如其為人實有感焉淵明臨終疏告儼等吾
 少而窮苦每以家弊東西遊走性剛才拙與物多忤自

量爲已必貽俗患僂俛辭世使汝等幼而飢寒淵明此語蓋實錄也吾真有此病而不蚤自知半世出仕以犯大患此所以深愧淵明欲以晚節師範其萬一也
詩眼云東坡和貧士詩云夷齊恥周粟高歌誦虞軒祿產彼何人能致綺與園古來避世士死灰或餘煙末路益可羞朱墨手自研淵明初亦仕絃歌本誠言不樂乃徑歸視世嗟獨賢此詩言夷齊自信其去雖武王周召不能挽之使留若四皓自信其進雖祿產之聘亦爲之出蓋古人無心於功名信道而進退舉天下萬世之是

非不能回奪伯夷之非武王綺園之從祿產自合爲世所笑不當有名偶然聖賢辨論之於後乃信於天下非其始望故其名之傳如死灰之餘煙也後世君子旣不能以道進退又不能忘世俗之毀譽多作文以自明其出處如答客難解嘲之類皆是也故曰朱墨手自研韓退之亦云朱丹自磨研若淵明初亦仕絃歌本誠言蓋無心於名雖晉末亦仕合於綺園之出其去也亦不待以微罪行不樂乃徑歸合於夷齊之去其事雖小其不爲功名累其進退益相似使其易地未必不追蹤二子

也東坡作文工於命意必超然獨立於衆人之上非如昔人稱淵明以退爲高耳故又發明如此王直方詩話云紹聖間山谷見東坡和飲酒詩讀至前山正可數後騎且勿驅云此老未死在又云東坡在揚州和飲酒詩只是如已所作至惠州和歸田園六首乃與淵明無異

冷齋夜話云東坡在惠州盡和淵明詩魯直在黔南聞之作詩曰子瞻謫嶺南時宰欲殺之飽喫惠州飯細和淵明詩彭澤千載人子瞻百世士出處雖不同風味乃

相似後遷儋耳久之天下鬪傳子瞻已仙去矣又七年北歸時章惇丞相方貶雷州東坡歸至南昌太守葉祖洽曰世傳端明已游道山今尙爾游戲人間邪坡曰途中見子厚故返回耳

蔡寬夫詩話云淵明詩唐人絕無知其奧者惟韋蘇州白樂天嘗有效其體之作而樂天去之亦自遠甚大和後風格頓衰不特不知淵明而已然薛能鄭谷乃皆自言師淵明能詩云李白終無敵陶公固不刊谷詩云愛日滿階看古集只應陶集是吾師

冷齋夜話云東坡嘗云淵明詩初視若散緩熟視有奇趣如曰日暮巾柴車路暗光已夕歸人望煙火稚子候簷隙又曰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又曰靄靄遠人村依依墟里煙犬吠深巷中雞鳴桑樹巔大率才高意遠則所寓得其妙遂能如此如大匠運斤無斧鑿痕不知者疲精力至死不悟如曰一千里色中秋月十萬軍聲半夜潮又曰蝴蝶夢中家萬里子規枝上月三更又曰深秋簾幕千家雨落日樓臺一笛風皆寒乞相一覽便盡初如秀整熟視無神氣以其字露也東坡作對則不

然如曰山中老宿依然在案上楞嚴已不看之類更無齟齬之態細味之對偶親的而字不露也此其得淵明之遺意耳

詩眼云貧士詩云九十行帶索飢寒况當年近一名士作詩云九十行帶索榮公老無依依余謂之曰陶詩本非警策因有君詩乃見陶之工或譏余貴耳賤目使錯舉兩聯人多不能辨其孰爲陶孰爲今詩也則爲解曰榮啟期事近出列子不言榮公可知九十則老可知行帶索則無依可知五字皆贅也若淵明意謂至於九十猶

不免行而帶索則自少壯至於長老其飢寒艱苦宜如此窮士之所以可深悲也此所謂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古人文章必不虛設耳

東坡云秋菊有佳色裛露掇其英泛此忘憂物遠我遺世情一觴雖獨進杯盡壺自傾日入羣動息歸鳥趨林鳴笑傲東軒下聊復得此生靖節以無事爲得此生則見役於物者非失此生邪

韓子蒼云往在京口爲魯公卷題采菊圖九日東籬采落英白衣遙見眼能明向令自有杯中物一段風流可

得成蔡天啟屢哦此詩以爲善然余嘗謂古人寄懷於物而無所好然後爲達况淵明之真其於黃花直寓意耳至言飲酒適意亦非淵明極致向使無酒但悠然見南山其樂多矣遇酒輒醉醉醒之後豈知有江州太守哉當以此論淵明

東坡云陶潛詩但恐多謬誤君當恕醉人此未醉時說也若已醉何暇憂誤哉然世人言醉時是醒時語此最名言張安道飲酒初不言盞數與劉潛石曼卿飲但言當飲幾石而已歐公盛年時能飲百盞然常爲安道所

困聖俞亦能百許盞然醉輒高叉手而語彌溫謹此亦知所不足而勉之非善飲者善飲者淡然與平時無少異若僕者又何其甚飲一盞而醉醉味與數君何異亦無所羨耳

張文潛云陶元亮雖嗜酒家貧不能常飲酒而况必飲美酒乎其所與飲多田野樵漁之人班坐林間所以奉身而悅口腹者蓋略矣白樂天亦嗜酒其家釀黃醅者蓋善酒也又每飲酒必有絲竹僮妓之奉洛陽山水風物甲天下其所與游如裴度劉禹錫之徒皆一時名士

也夫欲爲元亮則窘陋而難安欲爲樂天則備足而難成吳德仁居二人之間真率僅似陶而奉養略如白其放達則並有之豈非賢哉

石林詩話云晉人多言飲酒有至沉醉者此未必意真在於酒蓋方時艱難人各懼禍惟託於醉可以粗遠世故蓋陳平曹叅以來用此策漢書記陳平於劉呂未判之際曰飲醇酒戲婦人是豈真好飲邪曹叅雖與此異然方欲解秦之煩苛付之清淨以酒杜人是亦一術不然如蒯通輩無事而獻說者且將日走其門矣流傳至

嵇阮劉伶之徒遂全欲用此爲保身之計此意惟顏延年知之故五君詠云劉伶善閉關懷情滅聞見韜精日沉飲誰知非荒宴如是飲者未必劇飲醉者未必真醉也後世不知此凡溺於酒者往往以嵇阮爲例濡首腐腸亦何恨於死邪

類苑云石曼卿喜豪飲與布衣劉潛爲友嘗倅海州潛訪之劇飲中夜酒欲竭有醋斗餘乃傾入酒中併飲之明日酒醋俱盡每與客痛飲露髮跣足着械而坐謂之囚飲坐木杪謂之巢飲以藁束之引首出飲復就束謂

之鰲飲解後爲一庵常卧其間名之曰捫虱庵茗溪漁隱曰東坡詩云試問高吟三十韻何如低唱兩三盃世傳陶穀買得黨太尉故妓取雪水烹團茶謂妓曰黨家應不識此妓曰彼粗人安得有此景但能銷金帳下淺斟低唱飲羊羔兒酒耳陶愧其言如曼卿喜豪飲亦大麓俗了無風味是豈知人間有此景哉

東坡云俗傳書生入官庫見錢不識或怪而問之生日固知其爲錢但怪其不在紙裏中耳予偶讀淵明歸去來詞云幼稚盈室餅無儲粟乃知俗傳信而有證使餅

有儲粟亦甚微矣此翁平生只於餅中見粟也邪馬后
見大練乃以爲異物晉惠帝問飢民何不食肉糜細思
之皆一理也永叔常言孟郊詩云鬢邊雖有絲不堪織
寒衣就使堪識能得多少聊爲好事者一笑

遜齋閑覽云文選有文通擬古詩三十首如擬休上人
閨情詩云日暮碧雲合佳人殊未來今人遂用爲休上
人詩故事又擬陶淵明歸田園詩云種禾在東臯苗生
滿阡陌今此詩亦收在陶淵明集中皆誤也

韓子蒼云田園六首末篇乃序行役與前五首不類今

俗本乃取江淹種苗在東臯爲末篇東坡亦因其誤和
之陳述古本止有五首予以爲皆非也當如張相國本
題爲雜詩六首江淹雜擬詩亦頗似之但擬淵明詩開
徑望三益此一句爲不類故人張子西向余如此說余
亦以爲不然淹之比淵明情致徒效其語乃取歸去來
句以充入之固應不類予觀古今詩人惟韋蘇州得其
清閑尙不得其枯淡柳州獨得之但恨其少適爾柳州
詩不多體亦備衆家惟效陶詩是其性所好獨不可及
也

西清詩話云淵明意趣真古清淡之宗詩家視淵明猶
孔門視伯夷也其集屢經諸儒手校然有問來使篇世
蓋未見獨南唐與晁文元家二本有之詩云爾從山中
來一作南山來早晚發天目我屋南窓下今生幾叢菊薔薇
葉已抽秋一作春蘭氣當馥歸去來山中山中酒應熟李
太白潯陽感秋詩陶令歸去來田家酒應熟其取諸此
云

茗溪漁隱曰淵明有云余家貧耕植不足以自給幼稚
盈室餅無儲粟生生所資未見其術三復此語真余之
實錄也余投閑二十載生事素微食指既眾家日益貧
退之詩云時命雖乖心轉壯技能虛富家逾窘亦似為
余發時時哦之不覺失笑余嘗有詩云壯圖鵬翼九萬
里末路羊腸百八盤蓋言老而多艱耳
後山詩話云鮑照之詩華而不弱陶淵明之詩切於事
情但不文耳

漁隱叢話卷四終

漁隱叢話卷第五

李謫仙

六一居士云落日欲沒峴山西倒着接羅花下迷襄陽
 女兒齊拍手大家齊唱白銅鞮此常言也至於清風明
 月不用一錢買玉山自倒非人推然後見太白之橫放
 所以驚動千古者固不在此乎
 呂氏童蒙訓云如曉月出天山蒼茫雲海間長風一萬
 里吹度玉門關及沙墩至梁苑二十五長亭大舶夾雙
 櫓中流鵝鸛鳴之類皆氣蓋一世學者能熟味之自然



不編淺矣

詩眼云山谷言學者若不見古人用意處但得其皮毛所以去之更遠如風吹柳花滿店香若人復能爲此句亦未是太白至於吳姬壓酒勸客嘗壓酒字他人亦難及金陵子弟來相送欲行不行各盡觴益不同請君試問東流水別意與之誰短長至此乃真太白妙處當潛心焉故學者先以識爲主禪家所謂正法眼直須具此眼目方可入道

西清詩話云太白歷見司馬子微謝自然賀知章或以

爲可與神遊八極之表或以爲謫仙人其風神超邁英爽可知後世詞人狀者多矣亦間於丹青見之俱不若少陵落月滿屋梁猶疑照顏色熟味之百世之下想見風采此與李太白傳神詩也

東坡云唐末五代文章衰陋詩有貫休書有亞栖村俗之氣大率相似如蘇子美家收張長史書云隔簾歌已俊對坐貌彌精語旣凡惡而字法真亞栖之流近見曾子固編太白集自云頗獲遺亡如贈懷素草書歌及笑矣乎數首皆貫休已下詞格二人皆號有識者故深可

怪白樂天贈徐凝韓退之贈賈島之類皆世俗無知者
所託不足多怪

山谷云太白集中長干行二篇妾髮初覆額真太白作
也憶妾深閨裏李益尚書作也所謂癡妬尚書李十郎
者也詞意亦清麗可喜亂之太白詩中亦不甚遠大儒
曾子固刊定亦不能別也太白豪放人中鳳凰麒麟譬
如生富貴人雖醉着瞑暗吟嚙中作無義語終不作寒
乞聲耳今太白詩中謬入他人作者略有十之二三欲
刪正者當用吾言考之

蔡寬夫詩話云太白之從永王璘世頗疑之唐書載其
事甚略亦不爲明辨其是否獨其詩自序云半夜水軍
來潯陽滿旌旄空名適自誤迫脅上樓航從賜五百金
棄之若浮煙辭官不受賞翻謫夜郎天然太白豈從人
爲亂者哉蓋其學本出從橫以氣俠自任當中原擾攘
時欲藉之以立奇功耳故其東巡歌有但用東山謝安
石爲君談笑靜胡沙之句至其卒章乃云南風一掃胡
塵靜西入長安到日邊亦可見其志矣大抵才高意廣
如孔北海之徒固未必有成功而知人料事尤其所難

議者或責以璘之猖獗而欲仰以立事不能如孔巢父
蕭穎士察於未萌斯可矣若其志亦可哀已

蘇子由云李白詩類其爲人俊發豪放華而不實好事
喜名不知義理之所在也語用兵則先登陷陣不以爲
難語游俠則白晝殺人不以爲非此豈其誠能也白始
以詩酒奉事明皇遇讒而去所至不改其舊永王將據
江淮白起而從之不疑遂以放死今觀其詩固然唐詩
人李杜稱首今其詩皆在杜甫有好義之心白所不及
也漢高祖歸豐沛作歌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

今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高帝豈以文字高世者
帝王之度固然發於中而不自知也白詩反之曰但歌
大風雲飛揚安用猛士守四方其不識理如此老杜贈
白詩有重與細論文之句謂此類也哉

東坡云湘中老人讀黃老手援紫藟坐碧草春至不知
湘水深日暮忘却巴陵道唐未有人見作是詩者詞氣
殆是李謫仙予都下見有人攜一紙文書字則顏魯公
也墨迹如未乾紙亦新健其詩曰朝披夢澤雲笠釣青
茫茫此語非太白不能道也茗溪漁隱曰太白此詩中

後云暮跨紫鱗去海氣侵肌涼亦奇語也

西清詩話云太白仙去後人有見其詩略云斷崖如削
瓜嵐光破崖綠天河從中來白雲漲川谷玉案勅文字
世眼不可讀攝身凌青霄松風吹我足又云舉袖露條
脫招我飯胡麻真雲煙中語也

東坡云今太白集中有歸來乎笑矣乎及贈懷素草書
數詩決非太白作蓋唐末五代間學齊己輩詩也余舊
在富陽見國清院太白詩絕凡近過彭澤興唐院又見
太白詩亦非是良由太白豪俊語不甚擇集中亦往往

有臨時率然之句故使妄庸輩敢耳若杜子美世豈復
有偽撰邪余嘗舟次姑熟堂下讀姑熟十詠怪其語淺
近不類李白王平甫云此李赤詩也亦見柳子厚集自
比李白故名赤其後爲廁鬼所惑以死今觀其詩止此
而以太白自比則其人心疾久矣豈廁鬼之罪也茗溪
漁隱曰東坡此語蓋有所譏而云
山谷云余評李白詩如黃帝張樂於洞庭之野無首無
尾不主故常非墨工槩人所可擬議吾友黃介讀李杜
優劣論曰論文政不當如此余以爲知言

荆公云詩人各有所得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此李白所得也或看翡翠蘭若上未掣鯨魚碧海中此老杜所得也橫空盤硬語妥帖力排冓此韓愈所得也雪浪齋日記云或云太白詩其源流出於鮑明遠如樂府多用白紵故子美云俊逸鮑參軍蓋有譏也漫叟詩話云詩中有助語若牀頭歷日無多子借問別來太瘦生之句子與生字初不當輕重該聞錄云唐崔顥題武昌黃鶴樓詩云昔人已乘白雲去此地空餘黃鶴樓黃鶴一去不復返白雲千載空悠

悠晴川歷歷漢陽樹芳草萋萋鸚鵡洲日暮家山何處在煙波江上使人愁李太白負大名尚曰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顥題詩在上頭欲擬之較勝負乃作金陵登鳳凰臺詩蒼溪漁隱曰太白登鳳凰臺詩云鳳凰臺上鳳凰游鳳去臺空江自流吳宮花草埋幽徑晉國衣冠成古丘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鷺洲總為浮雲能蔽日長安不見使人愁潘子真詩話云陸賈新語曰邪臣蔽賢猶浮雲之蔽日月也太白詩總為浮雲能蔽日長安不見使人愁蓋用

此語

西清詩話云蘄州黃梅縣峰頂寺在水中央環伏萬山人迹所罕到曾阜爲令時因事登其上見梁間一粉版塵暗粉落拂滌視之乃謫仙詩云夜宿峰頂寺舉手捫星辰不敢高聲語恐驚天上人世間傳楊大年幼時詩非也

洪駒父詩話世謂杜集中贈太白詩最多而李集初無一篇與杜者按段成式酉陽雜俎云李集有堯祠贈杜補闕者老杜也其詩曰我覺秋興逸誰言秋氣悲山將

落日去水與晴相宜雲歸碧海少雁度青天遲相失各
萬里茫然空爾思不獨飯顛山之句也
隱居詩話云世言韓愈白居易無往來之詩非也退之
招樂天詩云曲江水滿花千樹有底忙時不肯來又送
靈師詩云開忠二州牧詩賦時多傳失職不把筆珠璣
爲誰編是時韋處厚守開州白居易守忠州也又有放
朝會不報半夜蹋泥歸之句樂天和曰仍聞放朝夜誤
出到街頭樂天有寄退之詩曰近來韓閣老疎我我先
知量大嫌甜酒才高笑小詩

洪駒父詩話云新唐書嚴武傳云武在蜀放肆房瑄以故宰相爲部內刺史武踞慢不爲禮最厚杜甫然欲殺甫數矣李白作蜀道難乃爲房與杜危之矣新唐書據范攄雲溪友議言之耳按唐書摭言載李白始自西蜀至京道未甚振因以所業贄謁賀知章知章覽蜀道難一篇曰子謫仙人也按白本傳天寶初因吳筠被召亦至長安時往見賀知章則與嚴武帥蜀歲月懸遠嘗見李集一本於蜀道難題下注諷章仇兼瓊也考其年月近之矣謂危房杜者非也新唐書第弗深考耳

沈存中筆談云前史稱嚴武爲劍南節度不法李白爲作蜀道難按孟棨所記白初至京師賀知章聞名首詣之白出蜀道難時乃天寶初也嚴武爲劍南乃在至德已後肅宗時代甚遠蓋小說所記率多舛誤若溪漁隱曰二說辨證李白蜀道難非謂嚴武作明白如此則新唐史牴牾無疑若溪漁隱曰老杜寄李十二白詩云詩成泣鬼神元和中范傳正誌白墓云賀公知章吟公鳥棲曲云此詩可以哭鬼神矣李德裕述夢詩云荷靜蓬池膾冰寒郢水醪唐學士初上賜食悉是蓬萊池魚

漁隱叢話卷五
贈夏至頒冰及酒以酒味濃和冰而飲禁中有郢酒坊
古人作詩類皆摭實豈若今人憑空造語邪

漁隱叢話卷五終

漁隱叢話卷第六

杜少陵一

詩眼云古人學問必有師友淵源漢楊惲一書迥出當時流輩則司馬遷外孫故也自杜審言已自工詩當時沈佺期宋之問等同在儒館為交游故老杜律詩布置法度全學沈佺期更推廣集大成耳沈云雪白山青千萬里幾時重謁聖明君杜云雲白山青萬餘里愁看直北是長安沈云人如天上坐魚似鏡中懸杜云春水船如天上坐老年花似霧中看是皆不免蹈襲前輩然前

後傑句亦未易優劣

山谷云船如天上坐人似鏡中行船如天上坐魚似鏡中懸沈雲卿詩也雲卿得意於此故屢用之老杜春水船如天上坐祖述佗期之語也繼之以老年花似霧中看益觸類而長之

後山詩話云魯直言杜之詩法出審言句法出庾信但過之耳茗溪漁隱曰老杜亦自言吾祖詩冠古則其詩法乃家學所傳云

迂叟詩話云牂羊墳首三星在留言不可久古人爲詩

貫於意在言外使人思而得之故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也近世詩人惟杜子美最得詩人之體如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山河在明無餘物矣草木深明無人矣花鳥平時可娛之物見之而泣聞之而恐則時可知矣他皆類此不可徧舉東坡云司空表聖自論其詩以爲得味外味綠樹連村暗黃花入麥稀此句最善又云碁聲花院閉幡影石壇高吾嘗獨遊五老峰入白鶴觀松陰滿地不見一人惟聞碁聲然後知此句之工也但恨其寒儉有僧態若杜

子美云暗飛螢自照水宿鳥相呼四更山吐月殘夜水
明樓則才力富健去表聖之流遠矣

山谷云長鑱長鑱白木柄我生託子以爲命黃獨無苗
山雪盛短衣數挽不揜脛往時儒者不解黃獨義改爲
黃精學者承之以予考之蓋黃獨是也本草赭魁注黃
獨肉白皮黃巴漢人蒸食之江東謂之士芋予求之江
西謂之士卯蒸煮食之類芋魁若溪漁隱曰無已後山
詩話論黃獨無苗山雪盛及過時如發口君側有讒人
韋蘇州書後欲題三百顆評李白詩如黃帝張樂於洞

庭之野此四事皆見魯直豫章集中今後山詩話亦有
之不差一字疑後人誤編入也

幕府燕間錄云盛文肅夢朝上帝見殿上紈扇有題詩
云夜闌更秉燭相對如夢寐意其天人詩識之旣寤以
語客乃杜甫詩也

三山老人語錄云羌村詩夜闌更秉燭相對如夢寐一
小說謂有人過驪山夢明皇稱美此二句然子美詩云
世亂遭飄蕩生還豈偶然遂乃有秉燭之語則致世之
亂者誰邪明皇得不慙乎猶誦其語而譽之可謂無恥

矣此小說之無稽也苕溪漁隱曰三山老人乃吾先君之道號也

冷齋夜話云夜闌更秉燭相對如夢寐更互秉燭照之

恐尙是夢也作更

側聲

字讀則失其意甚矣

漫叟詩話云古樂府陌上桑云五馬立踟躕用五馬作太守事自西漢時已然唐人若人生五馬貴五馬爛生光皆襲漢人之誤按鄭氏箋子子干旃在浚之都素絲組之良馬五之云周禮州里建旃謂州長之屬漢人因以爲郡守事而不知州長非漢之郡守也

遜齋閑覽云世謂太守爲五馬人罕知其故事或言詩云子子干旃在浚之都素絲組之良馬五之鄭注謂周禮州長建旃漢太守比州長故云後見龐幾先云古乘駟馬車至漢時太守出則增一馬事見漢官儀也

學林新編云古陌上桑羅敷行曰使君從南來五馬立踟躕子美詩用五馬甚多注詩者引陌上桑五馬以釋之非也案陌上桑亦用五馬爲使君事者也說者謂漢官儀朝臣出使以駟馬太守加一馬爲五馬又謂詩子子干旃在浚之都素絲組之良馬五之注云周禮州里

建旛諸州長之屬因呼太守爲五馬然詩云良馬四之良馬五之良馬六之蓋言素絲紕組所見之數非太守之五馬也茗溪漁隱曰五馬事當以遜齋學林二說出漢官儀者爲是余嘗細考詩注予予旛鳥隼曰旛後人多用隼旛爲太守事又見注云州長之屬因以詩之五馬爲太守誤矣

潘子真詩話云禮天子六馬左右驂三公九卿駟馬右駟漢制九卿則中二千石亦右駟太守相駟馬而已其有功德加秩中二千石及使者乃有右駟故以五馬爲

太守美稱羅敷艷歌云使君從南來五馬立踟躕也柳景元兄弟並爲太守時人語曰柳氏門庭五馬逶迤亦原於此

老杜補遺云肅宗至德初子美爲拾遺岑參爲補闕或問二人孰賢余曰子美賢或曰何以知之曰以其詩知之子美之詩曰避人焚諫草騎馬欲雞栖又曰明朝有封事數問夜如何參之詩曰聖朝無闕事自覺諫書稀至德初安史之亂方劇上皇在蜀朝野騷然果無闕事時邪

漁隱叢書卷六
呂氏童蒙訓云謝無逸語汪信民云老杜有自然不做底語到極至處者有雕琢語到極至處者如丹青不知老將至富貴於我如浮雲此自然不做底語到極至處者也如金鍾大鏞在東序冰壺玉衡懸清秋此雕琢語到極至處者也

山谷云予謫居黔州盡書子美兩川夔峽諸詩以遺丹陵楊素翁俾刻之石使大雅之音久湮沒而復盈三巴之耳素翁又欲作高屋廣楹庇此石因請名焉予名之曰大雅堂仍爲作記其略云由杜子美以來四百餘年

斯文委地文章之士隨世所能傑出時輩未有升子美之堂者况室家之好邪余嘗欲隨欣然會意處箋以數語終以汨沒世俗初不暇給雖然子美詩妙處乃在無意於文夫無意而意已至非廣之以國風雅頌深之以離騷九歌安能咀嚼其意味闐然入其門邪故使後生輩自求之則得之深矣使後之登大雅堂者能以余說而求之則思過半矣彼喜穿鑿者弃其大旨取其發興於所遇林泉人物草木魚蟲以爲物物皆有所託如世間商度隱語者則子美之詩委地矣

秦少游云蘇武李陵之詩長於高妙曹植劉公幹之詩長於豪逸陶潛阮籍之詩長於冲澹謝靈運鮑照之詩長於峻潔徐陵庾信之詩長於藻麗子美者窮高妙之格極豪逸之氣包冲澹之趣兼峻潔之姿備藻麗之態而諸家之所作不及焉

王直方詩話云荆公編集四家詩其先後之序或以爲存深意或以爲初無意蓋以子美爲第一此無可議者至永叔次之退之又次之以太白爲下何邪或者云太白之詩固不及退之而永叔本學退之而所謂青出於

藍者故其先後如此或者又以荆公既品第了此四人次第自處便與子美爲敵耳

鍾山語錄云荆公次第四家詩以李白最下俗人多疑之公曰白詩近俗人易悅故也白識見汚下十首九說婦人與酒然其才豪俊亦可取也

王定國聞見錄云黃魯直嘗問王荆公世謂四選詩丞相以歐韓高于李太白邪荆公曰不然陳和叔嘗問四家之詩乘間籤示和叔時書史適先持杜詩來而和叔遂以其所送先後編集初無高下也李杜自昔齊名者

也何可下之魯直歸問和叔和叔與荆公之說同今乃以太白下歐韓而不可破也

遜齋閑覽云或問王荆公云編四家詩以杜甫爲第一李白爲第四豈白之才格詞致不逮甫也公曰白之歌詩豪放飄逸人固莫及然其格止於此而已不知變也至於甫則悲懽窮泰發斂抑揚疾徐縱橫無施不可故其詩有平淡簡易者有綿麗精確者有嚴重威武若三軍之帥者有奮迅馳驟若覆駕之馬者有淡泊閑靜若山谷隱士者有風流醞藉若貴介公子者蓋其詩緒密

而思深觀者苟不能臻其閫奧未易識其妙處夫豈淺近者所能窺哉此甫所以光掩前人而後來無繼也元稹以謂兼人所獨專斯言信矣或者又曰評詩者謂甫期白太過反爲白所誚公曰不然甫贈白詩則曰清新庾開府俊逸鮑參軍但比之庾信鮑照而已又曰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陰鏗鏗之詩又在鮑庾下矣飯顛之嘲雖一時戲劇之談然二人者名旣相逼亦不能無相忌也

隱居詩話云劉攽詩話載子美詩云蕭條六合內人少

漁隱叢書卷六
虎狼多少人慎勿投虎多信所過飢有易子食獸猶畏
虞羅言亂世人惡甚於虎狼也余觀老杜潭州詩岸花
飛送客檣燕語留人與前篇同意喪亂之際人無樂善
喜士之心至於一將一迎曾不若岸花檣燕也詩在優
柔感諷不在逞豪放而致詬怒也老杜最善評詩觀其
愛李白深矣至稱白則曰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陰鏗又
曰清新庾開府俊逸鮑參軍信斯言也觀陰鏗鮑照詩
則知所謂主優柔而下豪放者爲不虛矣
韓子蒼云陰鏗與何遜齊名號陰何今何遜集五卷其

詩清麗簡遠正稱其名鏗詩至少又淺易無他奇其格
律乃似隋唐間人所謂疑非出於鏗雖然自隋唐以來
謂鏗詩矣

學林新編云或云杜甫李白同時以詩名相軋不能無
毀譽甫贈白詩云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陰鏗此句乃所
以鄙白也某按子美夔州詠懷寄鄭監李賓客詩曰鄭
李光時論文章並我先陰何尙清省沈宋歛聯翩蓋謂
陰鏗何遜沈約宋玉也四人皆能詩文爲時所稱者而
子美又以陰鏗居四人之首則知贈太白之詩非鄙之

也乃深美之耳陳書阮卓傳曰武威陰鏗字子堅五歲能誦詩日賦千言及長博涉史傳尤喜五言詩爲當世所重有集三卷行於世以此觀之則子美贈太白詩往往似陰鏗者乃美太白善爲五言詩似陰鏗也

漁隱叢話卷六終

漁隱叢話卷第七

杜少陵二

東坡云南郡王誼伯書江濱驛垣謂子美詩歷五季兵火多舛缺奇異雖經其祖父所理尙有疑闕者誼伯謂西川有杜鵑東川無杜鵑涪萬無杜鵑雲安有杜鵑蓋是題下注斷自我昔遊錦城爲首句誼伯誤矣且子美詩備諸家體非必率合程度俚俚者然也是篇句處凡五杜鵑豈可以文害辭辭害意邪原子美之詩類有所感託物以發者也亦六藝之比興離騷之法與按博物

志杜鵑生子寄之他巢百鳥爲飼之故江東所謂杜宇
曾爲蜀帝王化禽飛去舊城荒是也且禽鳥之微猶知
有尊故子美詩云重是古帝魂又云禮若奉至尊子美
蓋譏當時之刺史有不禽鳥若也唐自明皇以後天步
多棘刺史能造次不忘於君者可得而攷也嚴武在蜀
雖橫斂刻薄而實資中原是西川有杜鵑耳其不虔王
命負固以自抗擅軍旅絕貢賦如杜克遜在梓州爲朝
廷西顧憂是東川無杜鵑耳至於涪萬雲安刺史微不
可攷凡其尊君者爲有也懷貳者爲無也不在夫杜鵑

真無無誼伯以爲來東川聞杜鵑聲煩而急乃始疑子
美跋憲紙上語又云子美不應疊用韻子美自我作古
疊用韻無害於詩僕所見如此誼伯博學強辯殆必有
以折衷之
王直方詩話云杜鵑詩識者謂前四句非詩也乃題下
注而後人寫之誤耳余以爲不然此正與古謠語無以
異豈復以韻爲限也
學林新編云杜鵑詩上四句非詩乃題下自注後人誤
寫某謂此句非子美自注蓋皆詩也自四句而下繼曰

我昔遊錦城結廬錦水邊有竹一頃餘喬木上參天蓋
鵑字繼之以邊字天字可見矣又子美絕句云前年渝
州殺刺史今年開州殺刺史羣盜相隨劇虎狼食人更
肯留妻子此詩正與杜鵑詩相類乃自是一格也

若溪漁隱曰杜鵑詩略云我見常再拜重是古帝魂生
子百鳥巢百鳥不敢嗔仍為餒其子禮若奉至尊鴻雁
及羔羊有禮大古前行飛與跪乳識序又知恩聖賢古
法則付與後世傳君看禽鳥情猶解事杜鵑或云明皇
幸蜀還肅宗用李輔國謀遷之西內悒悒而崩此詩感

是而作以余觀之少陵後又有杜鵑行云君不見昔日
蜀天子化作杜鵑似老鳥寄巢生子不自啄羣鳥至今
與哺雛雖同君臣有舊禮骨肉滿眼身羈孤業工竄伏
深樹裏四月五月偏號呼其聲哀痛口流血所訴何事
常區區爾唯摧殘始發憤羞帶羽翎傷形愚蒼天變化
誰料得萬事反覆何所無萬事反覆何所無豈憶當殿
羣臣趨細詳味此詩亦是明皇遷居西內時作其意尤
切讀之可傷但或者知其一而不知其二耳
蔡寬夫詩話云愁思忽而至跨馬出北門舉頭四顧望

但見松柏荆棘鬱樽樽中有一鳥名杜鵑言是古時蜀
帝魂聲聲哀苦鳴不息羽毛憔悴似人髡飛走樹間逐
蟲蟻豈意往日天子尊念此死生變化非常理中心惻
愴不能言此鮑明遠詩也與子美杜鵑行語意極相類
或云子美此詩爲明皇作理宜當然韓退之三星行亦
與古詩南箕北有斗牽牛不負輓良無盤石固虛名復
何益之意頗近大抵古今興比所在適有感發者不必
盡相迴避要各有所主耳此亦說詩者不以辭害意之
義也

冷齋夜話云謁元元廟詩云風箏吹玉柱露井凍銀牀
許彥周云嘉祐中河濱漁者網得一小石石上刻一小
詩云雨滴空堦曉無心換夕香井桐花落盡一半在銀
牀井欄也不知誰作

潘子真詩話云晉書樂志淮南篇云淮南王自言尊百
尺高樓與天連後園鑿井銀作牀金瓶素綆汲寒漿杜
詩露井凍銀牀事始見於此

蔡寬夫詩話云洛陽上清宮卽唐元元皇帝廟兩廊皆
吳生畫有高祖至睿宗真象子美詩所謂五聖聯龍袞

千官列雁行者也國初猶皆存道真宗朝陵經過愛其
筆蹟命行在畫工徧閱之有負藝者恥以爲不及會詔
有司修葺卽請盡漫壁更畫遂悉見毀或云當毀折時
人往往取其全者藏去至今猶有存者也
王君玉云子美之詩詞有近質者如麻鞋見天子垢膩
脚不韞之句所謂轉石於千仞之山勢也學者尤之過
甚豈遠大者難窺乎

西清詩話云人之好惡固自不同子美在蜀作悶詩乃
云捲簾惟白水隱几亦青山若使余居此應從王逸少

語吾當卒以樂死豈復更有悶邪

茗溪漁隱曰律詩之作用字平側世固有定體衆共守
之然不若時用變體如兵之出奇變化無窮以驚世駭
目如老杜詩云竹裏行廚洗玉盤花邊立馬簇金鞍非
關使者徵求急自識將軍禮數寬百年地闢柴門迥五
月江深草閣寒看弄漁舟移白日老農何有罄交歡此
七言律詩之變體也章蘇州云南望青山滿禁闈曉陪
鴛鷺正差池共愛朝來何處雪蓬萊宮裏拂松枝老杜
云山瓶乳酒下青雲氣味濃香幸見分鳴鞭走送憐漁

父洗盞開嘗對馬軍此絕句律詩之變體也東坡嘗用
此變體作詩云華髮蕭蕭老遂良一身萍挂海中央無
錢種菜爲家業有病安心是藥方才疎正類孔文舉癡
絕還同顧長康萬里歸來空泣血七年供奉殿西廊總
角黎家三小童口吹葱葉送迎翁莫作天涯萬里意溪
邊自有舞雩風半醒半醉問諸黎竹刺藤梢步步迷但
尋牛矢覓歸路家在牛欄西復西又有七言律詩至第
三句便失粘落平側亦別是一體唐人用此甚多但今
人少用耳如老杜云搖落深知宋玉悲風流儒雅亦吾

師悵望千秋一灑淚蕭條異代不同時江山故宅空文
藻雲雨荒臺豈夢思最是楚宮俱泯滅舟人指點到今
疑嚴武云漫向江頭把釣竿懶眠沙草愛風湍莫倚善
題鸚鵡賦何須不著鷓鴣冠腹中書籍幽時曬肘後醫
方靜處看興發會能馳駿馬終須重到使君灘韋應物
云夾水蒼山路向東東南山豁大河通寒樹依微遠天
外夕陽明滅亂流中孤村幾歲臨伊岸一雁初晴下朔
風爲報洛橋遊宦侶扁舟不繫與心同此三詩起頭用
側聲故第三句亦用側聲老杜云暮春三月巫峽長峽

鼎行雲浮日光雷聲忽送千山雨花氣渾如百和香黃
鶯過水翻回去燕子銜泥濕不妨飛閣卷簾圖畫裏虛
無只少對瀟湘草應物云與君十五侍皇闈曉拂爐煙
上玉墀花開漢苑經過處雪下驪山沐浴時近臣零落
今猶在仙駕飄颻不可期此日相逢非舊日一杯成喜
亦成悲此二詩起頭用平聲故第三句亦用平聲凡此
皆律詩之變體學者不可不知
西清詩話云詩之聲律成於唐然亦多原六朝旨意何
遜入西塞詩云薄雲巖際出初月波中上至少陵江邊

小閣詩則云薄雲巖際宿孤月浪中翻雖因舊而益妍
此類懶髓補痕也玉臺集序云金星將婺女爭華麝月
與嫦娥競爽北齊碑云浮雲共嶺松張蓋秋月與巖桂
分叢庾子山馬射賦云落花與芝蓋齊飛楊柳共春旗
一色王勃滕王閣記云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
一色薛逢云原花將晚照爭紅怪石與寒流共碧又云
銀章與朱紱相輝熊軾共隼旟爭貴語意互相剽竊所
謂左右拔劍彼此相笑於少陵精粗有間矣
蔡寬夫詩話云安祿山之亂哥舒翰與賊將權乾祐戰

潼關見黃旗軍數百隊官軍以爲賊賊以爲官軍相持久之忽不知所在是日昭陵奏陵內前石馬皆汗流子美詩所謂玉衣晨自舉鐵馬汗常趨蓋記此事也李晟平朱泚李義山作詩復引用之云天教李令心如日可待昭陵石馬來此雖一等用事然義山但知推美西平不知於昭陵似不當耳乃知詩家使事難若子美所謂不爲事使者也

詩眼云古人律詩亦是一片文章語或似無倫次而意若貫珠十二月一日詩云今朝臘月春意動雲安縣前

江可憐此詩立意念歲月之遷易感異鄉之飄泊其曰一聲何處送書雁百丈誰家上水船則羈愁旅思皆在目前未將梅藥驚愁眼要取楸花媚遠天梅望春而花楸將夏而乃繁言滯留之勢當自冬過春始終見梅楸則百花之開落皆在其中矣以此益念故國思朝廷故曰明光起草人所羨肺病幾時朝日邊聞官軍收河北詩云劍外忽傳收薊北初聞涕淚滿衣裳夫人感極則悲悲定而後喜忽聞大盜之平喜唐室復見太平顧視妻子知免流離故曰却看妻子愁何在其喜之至也不

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故曰漫展詩書喜欲狂從此有樂生之心故曰白日放歌須縱酒於是率中原流寓之人同歸以青春和暖之時卽路故曰青春作伴好還鄉言其道塗則曰欲從巴峽穿巫峽言其所歸則曰便下襄陽到洛陽此蓋曲盡一時之意愜當衆人之情通暢而有條理如辯士之語言也游子詩云巴蜀愁誰語吳門興杳然巴蜀旣無可與語故欲遠之吳會九江春草外則想像將來吳門之景物三峽暮帆前則去路先涉三峽之風波厭就成都卜休爲吏部眠君平之卜所以

養生畢卓之酒所以忘憂今皆不能如意則犯三峽之險適九江之遠豈得已也哉夫奔涉萬里無所稅駕傷人世險隘不能容已故曰蓬萊如可到衰白問羣仙終焉騷人亦多此意題桃詩云小徑升堂舊不斜五株桃樹亦從遮此詩意在第一句舊堂小徑從來不斜又五桃遮掩之已若圖畫矣中間四句皆舊日事方天下太平家給食足有桃實則餽貧人故曰高秋總餽貧人實和氣應期而至人意閑而樂之故曰來歲還舒滿樹花家家有忠厚之風處處有魯恭之化故曰窓戶每宜通

乳鷺兒童莫信打慈鷗及題此詩時所向皆寡妻羣盜何暇如此故曰寡妻羣盜非今日天下車書正一家時也然所謂意若貫珠非唯文章書亦如是歐陽文忠言用筆當使指運而腕不知方其運也左右前後不免欹側及其定也上下如引繩此之謂筆正山谷稱公主擔夫爭道其手足肩背皆有不齊而輿未嘗不正指與擔夫則如遣詞腕與輿則如命意故唐文皇稱右軍書云煙霏雲斂狀若斷而還連鳳翥龍盤勢如斜而反直與文章真一理也今人不求意處關紐但以相似語言爲

貫穿以停穩筆畫爲端直豈不淺近也哉

王直方詩話云李賀高軒過詩中有筆補造化天無功之句余每爲之擊節此詩人之所以多窮也老杜云文章憎命達恐亦出於此意若溪漁隱曰老杜李賀不相並出杜生於天寶之前李出於元和之後而謂老杜出於此意可爲覽者一笑

漁隱叢話卷七終

漁隱叢話卷第八

杜少陵三

石林詩話云詩人以一字為工世固知之惟老杜變化開闔出奇無窮殆不可以形迹捕詰如江山有巴蜀棟宇自齊梁則其遠數千里上下數百年只在有與自兩字間而吞山川之氣俯仰古今之懷皆見於言外滕王亭子粉牆猶竹色虛閣自松聲若不用猶與自兩字則餘八字凡亭子皆可用不必滕王也此皆工妙至到人力不可及而此老獨雍容閑肆出於自然略不見其用

力處今人多取其已用字模倣用之偃蹇狹陋盡成死
法不知意與境會出言中節凡字皆可用也
詩眼云有一士人攜詩相示首篇第一句云十月寒者
余曰君亦讀老杜詩觀其用月字乎其曰二月已風濤
則記風濤之蚤也曰因驚四月雨聲寒五月江深草閣
寒益不當寒五月風寒冷拂骨六月風日冷益不當冷
今朝臘月春意動益未當有春意雖不盡如此如三月
桃花浪八月秋高風怒號閏八月初告十月江平穩之
類皆不繫月則不足以實錄一時之事若十月之寒既

無所發明又不足記錄退之謂惟陳言之務去者非必
塵俗之言止爲無益之語耳然吾輩文字如十月寒者
多矣方當共以爲戒也

蔡寬夫詩話云子美稱蘇渙爲靜者而極美其詩以爲
湧思雷出書篋几杖之外隱隱留金石聲所謂龐公不
浪出蘇氏今有之者其人品固可見也然渙本凶悍不
逞巴中號爲白跖後同哥舒晃反嶺外伏誅不知子美
何取龐公之比乎逆旅相遇一時意氣所許固不皆當
然以擬龐公則太不類迺知詩人之言類多過實而所

海隱書言卷八
毀譽尤不可盡信。渙詩：世猶或見其一，二如日月東西行，不照大荒北。其中有毒龍靈怪，人莫測開月爲晨光，閉目爲夜色。一開復一閉，明晦無休息。居然六合內，曠哉天地德。天地且不言，世人浪喧喧。唐人以爲長於諷刺，得陳拾遺一鱗半甲，觀其詞氣，桀兀如此，固自可見。其胷中也。茗溪漁隱曰：蘇渙少不羈，善白弩，時號白距。晚乃悔過，就學擢前第，官至御史。佐湖南幕，後踰嶺，扇動哥舒晃，跋扈交廣，作變。律詩今錄二首：云養蠶爲素絲，葉盡蠶不老。頃筐對空牀，此意向誰道。一女不得織。

萬夫受其寒，一夫不得意。四海行路難，禍亦不在大。禍亦不在先，世路險。孟門吾徒當，勉旃。蜂一巢成，高挂惡木枝。行人百步外，自斷魂爲飛。長安大道邊，挾彈誰家兒。手持黃金丸，引滿無所疑。一中紛下來，勢若風雨。隨身如萬箭，攢宛轉迷所之。徒有疾惡心，奈何不知機。山谷云：戲題山水圖歌。十日畫一水，五日畫一石。能事不受相促迫，王宰始肯留真跡。壯哉崑崙方壺圖，挂君高堂之素壁。巴陵洞庭日本東，赤岸水與銀河通。中有雲氣隨飛龍，舟人漁子入浦溆。山木盡亞洪濤風，尤工。

遠勢古莫比咫尺應須論萬里焉得并州快剪刀翦取
吳淞半江水王宰丹青絕倫如老杜此作決不虛發而
世遂無宰畫蓋丹青山水李將軍父子最號絕倫而宰
名不著計世間雖有宰畫人亦以爲二李矣又云尤工
遠勢古莫比咫尺應須論萬里之句齊宗室蕭賁於扇
上圖山水咫尺萬里故杜於此用之其引事精緻如此
茗溪漁隱曰予讀益州畫記云王宰大歷中家于蜀川
能畫山水意出象外老杜與宰同時此歌又居成都時
作其許與益知不妄發矣

冷齋夜話云王仲至言江蓮搖白羽天棘夢青絲天棘
非煙非霧自是一種物曾見一小說今忘之矣高秀實
云天棘天門冬也見本草其枝蔓延疑蔓字也非夢青
絲也然本草天門冬一名巔棘王元之詩水芝卧玉腕
天棘蔓金絲則天棘蓋柳也

學林新編云天棘蔓青絲今改蔓爲夢蓋天門冬亦名
天棘其苗蔓生好纏竹木上葉細如青絲寺院庭檻中
多植之可觀後人旣改蔓爲夢又釋天棘爲柳皆非也
茗溪漁隱曰余按本草載抱朴子云天門冬或名巔棘

初不云或名天棘冷齋學林二說遂以天棘爲天門冬何也其引王元之詩云天棘蔓金絲又以天棘爲柳不知亦何所據邪少陵詩總目云天棘夢青絲之句最疑學者或曰梵語名柳爲天棘又近傳號東坡杜詩事實一篇更以王逸少詩云湖上春風舞天棘爲證固悟夢字乃由舞字之訛缺况以上句考之政應用一草木爲對偶非有奧義也

呂氏童蒙訓云前人文章各自一種句法如老杜今君起掩春江流予亦江邊具小舟同心不減骨肉親每語

見許文章伯如此之類老杜句法也東坡秋水今幾竿之類自是東坡句法魯直夏扇日在搖行樂亦云聊此魯直句法也學者若能遍考前作自然度越流輩漫叟詩話云桃花細逐楊花落黃鳥時兼白鳥飛李商老云嘗見徐師川說一士大夫家有老杜墨迹其初云桃花欲共楊花語自以淡墨改三字乃知古人字不厭改也不然何以有日鍛月鍊之語

詩眼云世俗所謂樂天金針集殊鄙淺然其中有可取者鍊句不如鍊意非老於文學不能道此又云鍊字不

如鍊句則未安也好句要須好字如李太白詩吳姬壓
酒喚客嘗見新酒初熟江南風物之美工在壓字老杜
畫馬詩戲拈秃筆掃驊騮初無意於畫偶然天成工在
拈字柳詩汲井漱寒齒工在汲字工部又有所喜用字
如脩竹不受暑野航恰受雨三人吹面受和風輕燕受
風斜受字皆入妙老坡尤愛輕燕受風斜以謂燕迎風
低飛乍前乍却非受字不能形容也至於能事不受相
促迫莫受二毛侵雖不及前句警策要自穩愜爾
唐子西語錄云詩在與人商論深求其疵而去之等閑

一字放過則不可殆近法家難以言怨矣故謂之詩律
東坡云敢將詩律鬪深嚴予亦云詩律傷嚴近寡恩大
凡立意之初必有難易二塗學者不能強所劣往往捨
難而趨易文章罕工每坐此也作詩自有穩當字第思
之不到耳皎然以詩名於唐有僧袖詩謁之然指其御
溝詩云此波涵聖澤波字未穩當改僧拂然作色而去
僧亦能詩者也皎然度其去必復來乃取筆作中字掌
中握之以待僧果復來云欲更爲中字如何然展手示
之遂定交要當如此乃是郡閣雅言云王貞白唐末大

播詩名御溝爲卷首云一派御溝水綠槐相蔭清此波
涵帝澤無處濯塵纓鳥道來雖險龍池到自平朝宗心
本切願向急流傾自爲冠絕無瑕呈僧貫休休公曰此
甚好只是剩一字貞白揚袂而去休公曰此公思敏取
筆書中字掌中逡巡貞白回忻然曰已得一字云此中
涵帝澤休公將掌中字示之二說不同未知孰是

呂氏童蒙訓云老杜云新詩改罷自長吟文字頻改工
夫自出近世歐公作文先貼於壁時加竄定有終篇不
留一字者魯直長年多改定前作此可見大略如宗室

挽詩云天網恢中夏賓筵禁列侯後乃改云屬舉左官
律不通宗室侯此工夫自不同矣

韓子蒼云東坡今集本蜜酒歌少兩句改數字蘇公下
筆奇偉尙竄定如此嘗語參寥曰如老杜言新詩改罷
自長吟者乃知此老用心甚苦後人不復見其剗劂但
稱其渾厚耳

王直方詩話云東坡作蝸牛詩云中弱不勝觸外堅聊
自郭升高不知疲竟作粘壁枯後改云腥涎不滿殼聊
足以自濡升高不知回竟作粘壁枯余以爲改者勝

冷齋夜話云白樂天每作詩令一老嫗解之問曰解否
嫗曰解則錄之不解則又復易之故唐末之詩近於鄙
俚又張文潛云世以樂天詩爲得於容易而未嘗於洛
中一士人家見白公詩草數紙點竄塗之及其成篇殆
與初作不侔若溪漁隱曰樂天詩雖涉淺近不至盡如
冷齋所云余舊嘗於一小說中曾見此說心不然之德
洪乃取而載之詩話是豈不思詩至於老嫗解烏得成
詩也哉余故以文潛所言正其謬耳
蔡寬夫詩話云天下事有意爲之輒不能盡妙而文章

尤然文章之間詩尤然世乃有日鍛月鍊之說此所以
用功者雖多而名家者終少也晚唐諸人議論雖淺俚
然亦有暗合者但不能守之耳所謂盡日覓不得有時
還自來者使所見果到此則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
之句有何不可爲惟徒能言之此禪家所謂語到而實
無見處也往往有好句當面蹉過若吟成一箇字撚斷
數莖鬚不知何處合費許辛苦正恐雖撚盡鬚不過能
作藥杵聲中搗殘夢茶鐺影裏煮孤燈句耳人之相去
固不遠哉

唐子西語錄云詩最難事也吾於佗文不至蹇澁惟作詩甚苦悲唸累日僅能成篇初讀時未見可羞處姑置之明日取讀瑕疵百出輒復悲唸累日反復改正比之前時稍稍有加焉復數日取出讀之疵病復出凡如此數四方敢示人然終不能奇李賀母責賀曰是兒必欲嘔出心血乃已非過論也今之君子動輒千百言略不經意真可愧哉

東坡云僕嘗夢見人云是杜子美謂僕曰世人多誤會予八陣詩江流石不轉遺恨失吞吳世人皆以謂先主

武侯皆欲與關羽復仇故恨不能滅吳非也我意本謂吳蜀唇齒之國不當相圖晉之所以能取蜀有吞吳之意此爲恨耳此理甚長然子美死已四百年而猶不忘詩區區自別其意者真書生之習氣也邪

西清詩話云遊龍門詩天闕象緯逼雲臥衣裳冷黃魯直校本云王介甫云天闕當作天閣對雲卧爲親切嘗讀韋述東都記龍門號雙闕以與大內對峙若天闕焉此遊龍門詩也用闕字何疑

少陵詩正異云天闕象緯逼雲臥衣裳冷世傳古本作

天闕今從之莊子之管闕天正用此字舊集訛作闕又
或作關今不取蓋先生詩該衆美者不唯近體嚴於屬
對至於古風句對者亦然觀此詩可見矣近人論詩多
以不必屬對爲高古何邪故詳之篇首以俟知者焉
黃氏多識錄云遊奉先寺詩云天闕象緯逼此寺今在
西洛之龍門按韋述東都記云龍門號雙闕以與大內
對峙若天闕焉方知老杜用天闕蓋指龍門也後人妄
改爲天關荆公又改爲天閱皆非
學林新編云田舍詩曰櫟柳枝枝弱枇杷樹樹香或說

櫟柳者柳之一種其名爲櫟柳非雙聲字也枇杷乃雙
聲字櫟柳不可以對枇杷某按此詩題曰田舍則當在
田舍時偶見二物蓋所謂景物如此乃以爲對爾覓松
苗子詩曰落落出羣非櫟柳青青不朽豈楊梅以櫟柳
對楊梅乃正對也然則以櫟柳對枇杷非誤也寄高詹
事詩曰天上多鴻鴈池中足鯉魚鴻鴈二物也鯉者魚
之一種其名爲鯉疑不可以對鴻鴈然懷李太白詩曰
鴻鴈幾時到江湖秋水多則以鴻鴈對江湖爲正對矣
得舍弟消息詩曰浪傳烏鵲喜深負鷓鴣詩烏鵲二物

疑不可以對鷓鴣然偶題詩曰音書恨鳥鵲號怒怪熊
羆則以鳥鵲對熊羆爲正對矣寄李白詩曰幾年遭鵬
鳥獨泣向麒麟鵬鳥乃鳥之名鵬者疑不可以對麒麟
然寄賈岳州巖巴州兩閣老詩曰貔虎開金甲麒麟受
玉鞭則以貔虎對麒麟爲正對矣哭韋晉之詩曰鵬鳥
長沙諱犀牛蜀郡憐以鵬鳥對犀牛爲正對矣子美豈
不知對屬之偏正邪蓋其縱橫出入無不合也

王直方詩話云沈存中云如廚人具雞黍稚子摘楊梅
蓋以雞對楊皆爲假借田承君云雞黍兩事那得以楊

梅爲對范蜀公云武侯廟栢今十丈而杜工部云黛色
參天二千尺古之詩人好大其事大率如此而沈存中
又云霜皮溜雨四十圍乃是七尺而長二千尺無乃大
細長乎余以爲論詩正不當爾二公之言皆非也

遜齋閑覽云沈內翰譏黛色參天二千尺之句以謂四
十圍配二千尺爲大細長不知子美之意但言其色而
已猶言其翠色蒼然仰視高遠有至於二千尺而幾於
參天也若如此求疵則二千尺固未足以參天而詩人
謂峻極于天者更爲妄語又論退之城南聯句竹影金

海山仙館叢書卷八
三
瑣碎云金瑣碎者乃日光題中無日字不當言竹影凡物因日而有影苟無日影從何生言竹影卽日光在其中矣如荆公金山寺詩云江月入松金破碎亦須藉松影方見月光之破碎却怪題中無影字可乎善論詩者正不應爾

緬素雜記云沈存中筆談云武侯廟柏詩霜皮溜雨四十圍黛色參天二千尺四十圍乃是徑七尺無乃太細長乎予謂存中性機警善九章算術獨於此爲誤何也古制以圍三徑一四十圍卽百二十尺圍有百二十尺

卽徑四十尺矣安得云七尺也若以人兩手大指相合爲一圍則是一小尺卽徑一丈三尺三寸又安得云七尺也武侯廟柏當從古制爲定則徑四十尺其長二千尺宜矣豈得以太細長譏之乎老杜號爲詩史何肯妄爲云云也

學林新編云古栢行曰霜皮溜雨四十圍黛色參天二千尺沈存中筆談云無乃大細長某按子美潼關吏詩曰大城鐵不如小城萬丈餘豈有萬丈城邪姑言其高四十圍二千尺者亦姑言其高且大也詩人之言當如

此而存中乃拘以尺寸校之則過矣

詩眼云形似之意蓋出於詩人之賦蕭蕭馬鳴悠悠旌旌是也激昂之語蓋出於詩人之興周餘黎民靡有孑遺是也古人形似之語如鏡取形燈取影也故老杜所題詩往往親到其處益知其工激昂之言孟子所謂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初不可形迹考然如此乃見一時之意余遊武侯廟然後知古栢詩所謂柯如青銅根如石信然決不可改此乃形似之語霜皮溜雨四十圍黛色參天二千尺雲來氣接巫峽長月出寒通雪山白

此激昂之語不如此則不見栢之大也文章固多端警策往往在此兩體耳

漁隱叢話卷八終

漁隱叢話卷第九

杜少陵四

茗溪漁隱曰清明日詩爭道朱蹄驕齧郝王叔原注朱
 廷平善相馬魏文帝將出取馬入廷平曰此馬今日死
 矣及將乘馬惡香齧帝郝帝怒遣使殺之余謂此事非
 是王褒聖主得賢臣頌云駕齧郝注云良馬低頭至郝
 故曰齧郝子美之意當出於此蓋前事非佳也
 雪浪齋日記云日日江魚入饌來驗石本乃白白江魚
 入饌來退之聯句陶暄逐風乙躍視舞晴蜻別本作乙

乙蜻蜻以方言故云蜻蜻爲是
秦少游云人才各有分限杜子美詩冠古今而無韻者
殆不可讀曾子固以文名天下而有韻者輒不工此未
易以理推之也
西清詩話云少陵文自古奧如九天之雲下垂四海之
水皆立忽翳日而翻萬象却浮空而留六龍其語磊落
驚人或言無韻者不可讀是大不然東坡有美堂詩云
天外黑風吹海立浙東飛雨過江來蓋出此也
後山詩話云杜之詩法韓之文法也詩文各有體韓以

文爲詩杜以詩爲文故不工耳

石林詩話云禪宗論雲門有三種語其一爲隨波逐浪
句謂隨物應機不主故常其二爲截斷衆流句謂超出
言外非情識所到其三爲函蓋乾坤句謂泯然皆契無
間可伺其深淺以是爲序余嘗戲爲學子言老杜詩亦
有此三種語但先後不同以波飄菰米沉雲黑露冷蓮
房墜粉紅爲函蓋乾坤句以落花游絲白日靜鳴鳩乳
燕青春深爲隨波逐浪句以百年地迥柴門闢五月江
深草閣寒爲截斷衆流句若有解此當與渠同參

洪駒父詩話云老杜詩黑暗通蠻貨黑暗犀角也波斯國謂象牙爲白暗犀角爲黑暗並見酉陽雜俎

瑤溪集云杜子美教其子曰熟精文選理夫唯文選是尙不愛奇乎今人不爲詩則已苟爲詩則文選不可不熟也文選是文章祖宗自兩漢而下至魏晉宋齊精者斯採萃而成編則爲文章者焉得不尙文選也唐時文弊尙文選太甚李衛公德裕云家不蓄文選此蓋有激而說也老杜於詩學世以謂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然觀其詩大率宗法文選撫其華隨旁羅曲探咀嚼爲我語

至老杜體格無所不備斯周詩以來老杜所以爲獨步也

山谷云老杜作詩退之作文無一字無來處蓋後人讀書少故謂韓杜自作此語耳古人能爲文章真能陶冶萬物雖取古人陳言入翰墨如靈丹一粒點鐵成金也漫叟詩話云詩中有拙句不失爲奇作若退之逸詩云偶上城南土骨堆共傾春酒兩三盃子美詩云兩箇黃鸝鳴翠柳一行白鷺上青天之類是也若溪漁隱曰唐人絕句野人自愛山中宿况近葛洪丹井西庭前有箇

長松樹半夜子規來上啼其句雖拙亦不失為倔奇也
 高齋詩話云子美詩云兩箇黃鸝鳴翠柳一行白鷺上
 青天窓含西嶺千秋雪門泊東吳萬里船東坡題真州
 范氏溪堂詩云白水滿時雙鷺下綠槐高處一蟬吟酒
 醒門外三竿日卧看溪南十畝陰蓋用老杜詩意也
 若溪漁隱曰律詩有扇對格第一與第三句對第二與
 第四對如少陵哭台州鄭司戶蘇少監詩云得罪台州
 去時危弃碩儒移官蓬閣後穀貴破潛夫東坡和鬱孤
 臺詩云解后陪車馬每芳謝眺洲淒涼望鄉國得句仲

宣樓又唐人絕句亦用此格如去年花下留連飲暖日
 天桃鸞亂啼今日江邊容易別淡煙衰草馬頻嘶之類
 是也

唐子西語錄云東坡隔句對着意尋彌明長頸高結喉
 無心逐定遠燕頤飛虎頭或云結字古髻字也退之序
 是長頸高結句斷喉中又作楚聲

西清詩話云都人劉克窮該典籍人有僻書疑事多從
 之質嘗注杜子美李義山集與客論日子美人日詩元
 日至人日未有不陰時人知其一不知其二四百年間

惟杜子美與克會耳起就架上取書示客曰此方朔占書也歲後八日一雞二日犬三日豕四日羊五日牛六日馬七日人八日穀其日晴所主之物育陰則災少陵意謂天寶離亂四方雲擾幅裂人物歲歲俱災豈春秋書王正月意邪其深得古人用心如此

漫叟詩話云杜詩有自天題處濕當暑着來清自天當暑乃全語也東坡詩云公獨未知其趣耳臣今時復一中之可謂青出於藍若溪漁隱曰東坡此詩戲徐君猷孟亨之皆不飲酒不止天生此對其全篇用事親切尤

為可喜詩云孟嘉嗜酒桓温笑徐邈狂言孟德疑公獨未知其趣耳臣今時復一中之風流自有高人識通介寧隨薄俗移二子有靈應撫掌吾孫還有獨醒時皆徐孟二人事也又王直方詩話載蔡寬夫啟為太學博士和人治字韻詩有先生萬古有何用博士三年冗不治與此相類亦佳對也

呂氏童蒙訓云陸士衡文賦云立片言以居要乃一篇之警策此要論也文章無警策則不足以傳世蓋不能竦動世人如老杜及唐人諸詩無不如此但晉宋間人

專致力於此故失於綺靡而無高古氣味老杜詩云語不驚人死不休所謂驚人語卽警策也

洪駒父詩話云世所行注老杜詩云是王原叔或云鄧慎思所注甚多疎略非王鄧書也其甚紕繆者佛經稱善巧方便僧璨惠可二祖師名故詩曰何階子方便又曰吾亦師璨可注乃云子方田子方璨可詩僧顧愷之小字虎頭維摩詰是過去金粟如來故乞瓦棺寺顧愷之畫摩詰像詩卒章云虎頭金粟影神妙獨難忘注乃云虎頭僧像金粟金地當飾此殊可笑也余嘗見一老

書生忘其姓名自言注老杜詩取而觀之注紈袴不餓死儒冠多誤身云冠上服本乎天者親上故稱冠譬之君子袴下服本乎地者親下故舉袴譬之小人雖不爲無理然穿鑿可笑

王直方詩話云近世有注杜詩者注甫昔少年日乃引賈少年幽徑恐多蹊乃引李廣傳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絕域三冬暮乃引東方朔三冬文學足用寂寂繫舟雙下淚乃引賈誼傳不繫之舟終日坎壈纏其身乃引孟子少坎壈君不見古來盛名下乃引新唐書房瑄贊云

盛名之下爲難居真可發觀者一笑
蔡寬夫詩話云今世所傳子美集本王翰林原叔所校
定辭有兩出者多並存於注不敢徹去至王荆公爲百
家詩選始參考擇其善者定歸一辭如先生有才過屈
宋注一云先生所談或屈宋則捨正而從注且如今年
冬未休關西卒注一云如今縱得歸休爲關西卒則刊
注而從正若此之類不可槩舉其采擇之當亦固可見
矣惟天闕象緯逼雲臥衣裳冷闕字與下句語不類隅
目青熒夾鏡懸肉駿礪礪連錢動肉駿於理若不通乃

直改闕作閱改駿作驥以爲本誤耳

學林新編云中秋月詩曰滿目飛明鏡歸心折大刀注
詩者曰古詩藁砧今何在山上復有山何當大刀頭破
鏡飛上天謂殘月也按古詩乃樂府所載藁砧詩也藁
砧者鉄也藁砧今何在問夫何在也山上復有山言夫
出也大刀頭者環也何當大刀頭者何日當還也破鏡
者月半也破鏡飛上天者言月半當還也子美詩云歸
心折大刀者言雖有歸心而大刀折則未能還也注詩
者初不曉其意乃訓爲殘月則誤矣唐李義山擬意詩

云空看小垂手忍問大刀頭亦用此事也

遜齋閑覽云狄遵度幼而聰慧弱冠爲文詞氣豪邁有韓柳之風其爲歌詩每以子美爲法旣而友人有往湘中者乃爲文使之耒陽弔子美之墳數日忽夢子美與之反覆諷誦其平生所爲詩十餘篇皆世所未聞者及覺彷彿可記纔十餘字遂自綴足成章云佳城鬱鬱頽寒煙孤雛乳獸號荒阡夜卧北斗寒掛枕木前霜拱雁遠天浮雲西去半落日行客東逝隨長川乾坤未死吾尚在肯與蟪蛄論大年歲餘遵度卒時十六矣余從遵

度族人聞此事爲最詳因附於此東坡亦嘗記此事但差略耳

茗溪漁隱曰後出塞詩云借問大將誰恐是霍票姚陪栢中丞觀宴將士詩云漢朝頻選將應拜霍票姚按漢史霍去病再從大將軍受詔子壯士爲票姚校尉服虔曰音飄搖師古曰票音頻妙反搖音羊召反票姚勁疾之貌也荀悅漢紀作票鷁字去病後爲票騎將軍尙取票姚之字耳今讀者音飄遙不當其義也余謂子美今以平聲用此兩字蓋從服虔音爾王荆公嘗有詩云莫

教空說霍票姚亦以平聲用之必承龔子美之意也
唐子西語錄云過岳陽樓觀子美詩不過四十字耳氣
象闔放涵蓄深遠殆與洞庭爭雄所謂富哉言乎者太
白退之輩率爲大篇極其筆力終不逮也杜詩雖小而
大餘詩雖大而小

西清詩話云洞庭天下壯觀自昔騷人墨客題之者衆
矣如水涵天影瀾山拔地形高四顧疑無地中流忽有
山鳥飛應畏隋帆遠却如閑皆見稱於世然未若孟浩
然氣蒸雲夢澤波動岳陽城則洞庭空曠無際氣象雄

張如在目前至讀子美詩則又不然吳楚東南坼乾坤
日夜浮不知少陵胷中吞幾雲夢也

後山詩話云魯直謂孟浩然氣蒸雲夢澤波動岳陽城
不如九僧雲間下蔡邑林際春申君也

詩眼云老杜詩凡一篇皆工拙相半古人文章類如此
皆拙固無取使其皆工則峭急無古氣如李賀之流是
也然後世學者當先學其工精神氣骨皆在於此如望
嶽詩云齊魯青未了洞庭詩云吳楚東南坼乾坤日夜
浮語既高妙有力而言東嶽與洞庭之大無過於此後

來文士極力道之終有限量益知其不可及望嶽第二句如此故先云岱宗夫何如洞庭詩先如此故後云親朋無一字老病有孤舟使洞庭詩無前兩句而皆如後兩句語雖健終不工望嶽詩無第二句而云岱宗夫何如雖曰亂道可也今人學詩多得老杜平慢處乃鄰女效顰者余舊日嘗愛劉夢得先主廟詩山谷使余讀李義山漢宣帝詩然後知夢得之淺近又嘗愛崔塗孤雁詩云幾行歸塞盡念爾獨何之八句公又使讀老杜孤雁不飲啄者然後知崔塗之無奇老杜補遺云鮑當孤

雁詩云更無聲接續空有影相隨孤則孤矣豈若子美孤雁不飲啄飛鳴猶念羣誰憐一片影相失萬重雲含不盡之意乎

三山老人語錄云張平子南都賦清水盪其胷相如子虛賦弓不虛發中必決皆望嶽詩盪胷生層雲決皆入歸鳥借用二賦中字也胷與皆當於山言之或以人言之非也

石林詩話云詩語固忌用巧太過然緣情體物自有天然工巧而不見其刻削之痕老杜細雨魚兒出微風燕

漁隱叢話卷九
子斜此十字殆無一字虛設細雨着水面爲漚魚常上浮而滄若大雨則伏而不出燕體輕弱風猛則不能勝惟微風乃受以爲勢故又有輕燕受風斜之語至穿花蛺蝶深深見點水蜻蜓款款飛深深字若無穿字款款字若無點字無以見其精微如此然讀之渾然全似未嘗用力此所以不礙其氣格超勝唐末諸子爲之便當入魚躍練江拋玉尺鶯穿絲柳織金梭體矣

漁隱叢話卷九終

漁隱叢話卷第十

杜少陵五

三山老人語錄云重過何氏詩云花妥鶯捎蝶溪喧獺趨魚西北方言以墮爲妥花妥卽花墮也

詩眼云山谷言文章必謹布置每見後學多告以原道命意曲折後予以概考古人法度如贈韋見素詩云紈袴不餓死儒冠多誤身此一篇立意也故使人靜聽而具陳之耳自甫昔少年日至使風俗淳皆儒冠事業也自此意竟蕭條至躡躑無縱鱗言誤身如此也則意舉

而文備故已有是詩矣然必言其所以見章者於是有厚愧真知之句所以真知者謂傳誦其詩也然宰相職在薦賢不當徒愛人而已士故不能無望故曰竊效貢公喜難甘原憲貧果不能薦賢則去之可也故曰焉能心怏怏祇是走踈踈又將入海而去秦也然其去也必有遲遲不忍之意故曰尙憐終南山回首清渭濱則所知不可以不別故曰常擬報一飯况懷辭大臣夫如此是可以相忘於江湖之外雖見素亦不得而見矣故曰白鷗沒浩蕩萬里誰能馴終焉此詩前賢錄爲壓卷蓋

布置最得正體如官府甲第廳堂房室各有定處不可亂也韓文公原道與書之堯典蓋如此其他皆謂之變體可也蓋變體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出於精微奪乎天造不可以形器求矣然要之以正體爲本自然法度行乎其間譬如用兵奇正相生初若不知正而徑出於奇則紛然無復綱紀終於敗亂而已矣原道以仁義立意而道德從之故老子捨仁義則非所謂道德繼敘異端之汨正繼敘古之聖人不得不用仁義也如此繼敘佛老之捨仁義則不足以治天下也如彼反覆皆數疊

而復結之以先王之教終之以人其人火其書必以是
禁止而後可以行仁義於是乎成篇若堯典自若稽古
帝堯至格於上下則堯之大略也自克明俊德至於於
變時雍言堯修身以及天下也於是乃命羲和言天事
若子采若時登庸言人事洪水方割言地事三才之道
既備繼之以遜位終焉然則自古有文章便有布置講
學之士不可不知也又云詩有一篇命意有句中命意
如老杜上韋見素詩布置如此是一篇命意也至其道
遲遲不忍去之意則曰尚憐終南山回首清渭濱其道

欲與見素別則曰常擬報一飯况懷辭大臣此句中命
意也蓋如此然後頓挫高雅又有意用事有語用事李
義山海外徒聞更九州其意則用楊妃在蓬萊山其語
則用鄒子云九州之外更有九州如此然後深穩健麗
山谷云天育驃騎歌首句云吾聞天子之馬走千里乃
穆天子傳云天子之馬走千里天子之狗走百里示從
孫濟詩刈葵莫放手放手傷葵根此引前漢永平詔權
門請託殘吏放手之放手戲贈閩鄉秦少府短歌云昨
夜邀歡樂更無多才依舊能潦倒注引嵇康傳淺陋乃

魏天保以後重吏事謂容止蘊藉者為潦倒出此也南
朝何季山居若邪溪雲門寺與二兄求點並棲遁世號
三高敕給白衣尙書祿不受故山水障圖末云若邪溪
雲門寺吾獨胡為在泥滓青鞋布襪從茲始蓋有隱遯
之興也百憂集行云只今倏忽已五十舊本云只今年
才五六十此語似方六七十如五六十也宴戎州楊使
君東樓云重碧拈春酒輕紅擘荔支拈春酒擘荔支此
主人用歌妓為樂者漢陂行菱葉荷花靜如拭拭訓淨
雜記雍人拭羊注拭淨也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云朱門

酒食臭路有凍死骨孫子新書云楚莊攻宋廚有臭肉
尊有俎肉而三軍有飢色也注引孟子殊非是北征詩
天吳及紫鳳顛倒在短褐天吳水獸八首八足尾背青
黃出山海經贈李白云飛揚跋扈為誰雄蓋用賀六渾
論侯景專制河南十四年有飛揚跋扈之志事指祿山
而言也至日云愁日愁隨一線長釋者謂歲時記云宮
中以紅線量日影至日日影增一線而唐雜錄謂宮中
以女工揆日之長短冬至後日晷漸長比常日增一線
之功此說為是解悶詩云側生野岸及江浦不熟丹宮

滿玉壺雲壑布衣鮐背死勞生重馬翠眉疎側生荔支
見左太冲蜀都賦張九齡亦云陋下澤之沮洳惡層崖
之嶮巖彼前志之或妄何側生之見疵雲壑布衣臨武
長唐羌上書諫荔支也見後漢和帝紀生當作_而厓_鄰
武后改人為_厓因而誤寫重當作害疎當作須別本如
此翠眉謂妃子也秋日夔府詠懷寄鄭監李賓客詩有
羽翼商山起蓬萊漢閣連蓋用太子賓客祕書監事也
峽束蒼江起巖排石樹圓石樹石楠也杜位宅守歲詩
舊本作守歲阿咸家當以此為是廣文到官舍置馬堂

階下舊本繫馬堂階下繫馬乃合詩人之語時時乞酒

錢乞與也_{丘既切}杜詩凡言建已建子者月用當時歷法

野艇恰受兩三人別本作航航是大舟當以艇為正看

題減藥囊一作檢檢字乃合詩意羌女輕烽燧胡兒制

駱駝制讀與掣同俗音作徹耳臣子憂四番當作憂思

番空城白日長當作城空白日長蜀人謂柁師長年三

老謂衫領為船杜詩皆用之

東坡云七言之偉麗者子美云旌旗日暖龍蛇動宮殿

風微燕雀高五更鼓角聲悲壯三峽星河影動搖爾後

寂寥無聞焉直至永叔云滄波萬古流不盡白鳥雙飛
意自閑萬馬不嘶聽號令諸番無事着耕耘可以並驅
爭先矣小生亦云令嚴鐘鼓三更月野宿貔貅萬竈煙
又云露布朝馳玉關塞捷書夜到甘泉宮亦庶幾焉耳
石林詩話云七言難於氣象雄渾句中有力而紆餘不
失言外之意自老杜錦江春色來天地玉壘浮雲變古
今與五更鼓角聲悲壯三峽星河影動搖等句之後常
恨無復繼者韓退之筆力最爲傑出然每苦意與語俱
盡和裴晉公破蔡州回所謂將軍舊歷三司貴相國新

兼五等崇非不壯也然意亦盡於此矣不若劉禹錫賀
晉公留守東都云天子旌旗分一半八方風雨會中州
遠而大體也

西清詩話云杜少陵云作詩用事要如禪家語水中着
鹽飲水乃知鹽味此說詩家祕密藏也如五更鼓角聲
悲壯三峽星河影動搖人徒見凌轢造化之工不知乃
用事也禰衡傳搥漁陽搥聲悲壯漢武故事星辰動搖
東方朔謂民勞之應則善用事者如係風捕影豈有迹
邪

詩眼云世俗喜綺麗知文者能輕之後生好風花老大
卽厭之然文章論當理與不當理耳苟當於理則綺麗
風花同入于妙苟不當理則一切皆爲長語上自齊梁
諸公下至劉夢得温飛卿輩往往以綺麗風花累其正
氣其過在於理不勝而詞有餘也老杜云綠垂風折笋
紅綻雨肥梅岸花飛送客檣燕語留人亦極綺麗其摸
寫景物意自親切所以妙絕古今言春容閑適則有穿
花蛺蝶深深見點水蜻蜓款款飛落花游絲白日靜鳴
鳩乳燕青春深言秋景悲壯則有藍水遠從千澗落玉

山高並兩峯寒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其
富貴之詞則有香飄合殿春風轉花覆千官淑景移麒
麟不動爐煙轉孔雀徐開扇影還其弔古則有映階碧
草自春色隔葉黃鸝空好音竹送清溪月苔移玉座春
皆出於風花然窮盡性理移奪造化又云絕壁過雲開
錦繡疎松夾水奏笙篁自古詩人巧卽不壯壯卽不巧
巧而能壯乃如是也

茗溪漁隱曰老杜和早朝大明宮詩賈至爲唱首王維
岑參皆有之四詩皆佳絕賈至詩云銀燭朝天紫陌長

禁城春色曉蒼蒼千條弱柳垂青瑣百疇流鶯滿建章
劍佩聲隨玉墀步衣冠身惹御鑪香共沐恩波鳳池裏
朝朝染翰侍君王老杜詩云五夜漏聲催曉箭九天春
色醉仙桃旌旗日暖龍蛇動宮殿風微燕雀高朝罷香
煙攜滿袖詩成珠玉在揮毫欲知世掌絲綸美池上于
今有鳳毛王維詩云絳幘雞人送曉籌尙衣方進翠雲
裘九天閭闔開宮殿萬國衣冠拜冕旒日色纔臨仙掌
動香煙欲傍袞龍浮朝罷須裁五色詔佩聲歸到鳳池
頭岑參詩云雞鳴紫陌曙光寒鶯轉皇州春色闌金鎖

曉鐘開萬戶玉階仙仗擁千官花迎劍佩星初落柳拂
旌旗露未乾獨有鳳凰池上客陽春一曲和皆難今蘇
臺閩中杜工部集本皆不附此三詩惟錢唐舊本有之
後山詩話云子美懷薛據云獨當省署開文苑兼泛滄
浪學釣翁蓋省署開文苑滄浪學釣翁據之詩也王摩
詰云九天宮殿開閭闔萬國衣冠拜冕旒子美取作五
字云閭闔開黃道衣冠拜紫宸而語益工苕溪漁隱曰
子美與王維同和賈至早朝大明宮詩卽此一聯也子
美寧肯取同時之人詩句以爲己用豈不爲當時流輩

之所譏誚乎無已遽以爲說何不知子美之甚邪
蔡寬夫詩話云唐自景雲以前詩人猶習齊梁之氣不
除故態率以纖巧爲工開元後格律一變遂超然越度
前古當時雖李杜獨據關鍵然一時輩流亦非大和元
和間諸人可跂望如王摩詰世固知之矣獨賈至未見
深稱者余嘗觀其五言如極浦三春草高樓萬里心楚
山晴靄碧湘水暮流深忽與朝中舊同爲澤畔吟停盃
試北望還欲淚沾襟又越井人南去湘川水不流江邊
數盃酒海內一孤舟嶺嶠同遷客京華卽舊遊春心將

別恨萬里共悠悠如此等類使置老杜集中雖明眼人
恐未易辨也

東坡云解憂詩云減米散同舟路難思同濟向來雲濤
盤衆力亦不細呀帆瞥眼過飛櫓本無蒂得失瞬息間
致遠思恐泥百慮視安危分明曩賢計茲理庶可廣拳
拳期勿替杜詩固無敵然自致遠以下句真村陋也此
取其瑕璫世人雷同不復譏評過矣然亦不能掩其美
也

漁隱叢話卷十終

漁隱叢話卷第十一

杜少陵六

西清詩話云樹萱錄云子美自負其詩鄭虔妻病瘧過之云當誦子詩瘧鬼自避初云日月低秦樹乾坤繞漢宮不愈則誦子章髑髏血模糊手提擲還崔大夫又不愈則誦虬鬚似太宗色映塞外春若又不愈則盧扁無如何矣此唐末俗子之論少陵與虔結交義動死生若此乃昨暮小兒語耳萬無此理虬鬚似太宗乃入哀詩謂汝陽王璵雖死先於虔入哀詩乃鄭虔輩沒後同時

作則虔不及見此詩明矣

隱居詩話云李光弼代郭子儀入其軍號令不更而旌旗改色及其亡也杜甫哀之云三軍晦光彩烈士痛稠疊前人謂杜甫之爲詩史蓋爲是也非但敘塵迹撫故實而已

石林詩話云長篇最難晉魏以前詩無過十韻者蓋常使人以意逆志初不以敘事傾倒爲工至述懷北征諸篇窮極筆力如太史公紀傳此古今絕唱然八哀八篇本非集中高作而世多尊稱之不敢議此乃揣骨聽聲

耳其病益傷於多也如李邕蘇源明詩中極多累句余嘗痛刊去僅取其半方盡善然此語不可爲不知者言也

少陵詩總目云八哀詩在古風中最爲大筆崔德符嘗論斯文可以表裏雅頌中古作者莫及也兩紀行詩發秦州至鳳凰臺發同谷縣至成都府合二十四首皆以經行爲先後無復差舛昔韓子嘗論此詩筆力變化當與太史公諸贊方駕學者宜常諷誦之

唐子西語錄云秦中紀行詩如江間饒奇石未爲極勝

到暝色帶遠客則不可及也

茗溪漁隱曰余讀史傳及舊聞於知識間得少陵詩事甚多皆王原叔所不注者如冬狩行云自從獻寶朝河宗穆天子傳天子西征至陽紆山河伯馮夷之所居是爲河宗天子乃沉璧禮焉河伯乃與天子披圖視典以觀天下寶器秋日夔府詠懷云穰多粟過拳西京雜記上林苑嶧陽栗大如拳又云門求七祖禪傳燈錄北宗神秀門人普寂立其師爲第六祖而自稱七祖秋日題鄭監湖上亭云高唐寒浪減髣髴識昭丘荊州圖記當

陽東南七十里有楚昭王墓登樓卽見所謂昭丘也夔府書懷云藻繪憶遊睢魏文帝與曹洪書遊睢渙者學藻績之絲注云睢渙之間出文章枯杻詩凍雨落流膠楚詞使凍雨兮灑塵注云江東呼夏月暴雨爲凍雨音東八哀張九齡詩仙鶴下人間獨立霜毛整張九齡家傳九齡初生母夢九鶴從天而下恐少陵用此事西京雜記元封中雪大寒牛馬皆蜷縮如蝟故前苦寒行云漢時長安雪一丈牛馬毛寒縮如蝟述古詩邪羸無乃勞張平子西京賦邪羸優而足恃注云邪僞之利自饒

漁隱叢書卷十一
足恃也一作羸一作羸非是臘日云口脂面藥隨恩澤
翠管銀罌下九霄唐制臘日賜北門學士口脂盛以碧
鏤牙筒酉陽雜俎亦云灑灑堆云如馬戒舟航水經白
帝山城門西江有孤石冬出二十餘丈夏卽沒有時才
出又十道志曰灑灑大如馬瞿塘不可下秋興云昆吾
御宿自逶迤事見楊雄傳武帝開廣上林南至宜春鼎
湖御宿昆吾舊唐書郭子儀上言吐蕃黨項不可忽宜
早爲備廣德元年遣李之芳等使于吐蕃爲虜所留二
年乃得歸故哭李之芳詩云奉使失張騫蓋此事也代

宗自楚王徙封成王洗兵馬云成王功大心轉小代宗
時爲元帥故也自京赴奉化縣詠懷云君臣留懽娛樂
動殷樛嶠半山老人刊作膠葛未詳其事所出後讀上
林賦張樂乎膠葛之寓寓屋也膠葛曠遠深貌乃出此
也梅雨云南京犀浦道四月熟黃梅今本犀作西非是
犀浦在成都府二十五里太守李冰作五石犀沉江以
壓水怪因以名縣出成都記贈射洪李四丈云丈人屋
上烏人好烏亦好六韜武王登夏臺以臨殷民周公曰
愛人者愛其屋上烏憎人者憎其儲胥和賈至舍人早

漁隱叢書卷十一
朝大明宮云五夜漏聲催曉箭顏氏家訓或問一夜五更何所訓答云漢魏以來謂甲夜乙夜丙夜丁夜戊夜又謂之五鼓亦謂之五更皆以五爲節也風疾舟中伏枕書懷云疑惑樽中弩樂廣乃弓影此云弩影事見風俗通應抑爲汲令夏至日賜主簿杜宣酒北壁上有懸赤弩照杯中形如蛇因得疾抑知之使宣於舊處設酒猶有蛇抑指曰此弩影耳解悶云復憶襄陽孟浩然清詩句句盡堪傳卽今耆舊無新語謾釣槎頭縮項鱸襄陽耆舊傳峴山下漢水中出鱸魚味極肥美常禁人採

捕以槎斷水因謂之槎頭鱸宋張敬兒爲刺史作六檣船獻齊高帝曰奉槎頭縮項鱸一千八百頭孟浩然嘗有詩云試垂竹竿釣果得槎頭鱸用此事也飲中八仙歌云天子呼來不上船按范傳正李太白墓碑云明皇泛白蓮池召公作序公已被酒命高將軍扶以登舟恐少陵用此事或云蜀人呼衣襟紐爲船有以見太白醉甚雖見天子披襟自若其真率之至也

茗溪漁隱曰李杜畫像古今詩人題詠多矣若杜子美其詩高妙固不待言要當知其平生用心處則半山老

海隱叢書卷十一
五
人之詩得之矣若李太白其高氣蓋世千載之下猶可
歎想則東坡居士之贊盡之矣半山老人詩云吾觀少
陵詩謂與元氣侔力能排天幹九地壯顏毅色不可求
浩蕩八極中生物豈不稠醜妍巨細千萬殊竟莫見以
何雕鏤惜哉命之窮顛倒不見收青衫老更斥餓走牛
九州瘦妻僵前子仆後攘攘盜賊森戈矛吟哦當此時
不廢朝廷憂嘗願天子聖大臣各伊周寧令吾廬獨破
受凍死不忍四海赤子寒颼颼傷屯悼屈止一身嗟時
之人我所羞所以見公像再拜涕泗流推公之心古亦

少願起公死從之遊東坡居士贊云天人幾何同一漚
謫仙非謫乃其遊麾斥八極隘九州化爲兩鳥鳴相酬
一鳴一止三千秋開元有道爲少留縻之不可矧肯求
西望太白橫峩岷眼高四海空無人大兒汾陽中令君
小兒天台坐忘身平生不識高將軍手汗吾足乃敢瞋
作詩一笑君應聞

東坡云桃竹杖引江心蟠石生桃竹斬根削皮如紫玉
桃竹葉如椽身如竹密節而實中犀理瘦骨天成拄杖
也嶺外人多種此而不知其爲桃竹流傳四方視其端

有眼者蓋自東坡出也

東坡云僕嘗問荔支何所似或曰荔支似龍眼坐客皆笑其陋荔支實無所似也僕云荔支似江瑤柱應者皆撫然僕亦不辨昨日見畢仲游僕問杜甫似何人仲游言似司馬遷僕喜而不答蓋與曩言會也

後山詩話云永叔不好杜詩子瞻不好司馬遷史記余每與黃魯直怪歎以爲異事

學林新編云贈李太白詩豈無青精飯使我顏色好注詩者曰梁書安成康王秀傳或橡飯菁羹惟日不足或

葭墻艾席樂在其中某按菁菜爲羹謂之菁羹字書菁蔓菁也書所謂菁茅禮所謂菁菹卽此物也子美詩葢用道書中陶隱居登真訣有乾石青精飴飯飴音迺謂飴也其法卽南燭草木浸米蒸飯暴乾其色青如鑿珠食之可以延年却老此子美所謂青精飯也神農本草木部有南燭枝葉人服輕身長年令人不飢益顏色取汁炊飯名爲烏飯又名黑飯草在道書謂之南燭草木在本草謂之南燭枝葉葢一物也以菁羹爲青精則誤甚矣

學林新編云匡山讀書處頭白好歸來注詩者曰匡山未詳某案漢郡國志廬江郡尋陽縣劉昭注引釋惠遠廬山記曰有匡俗先生出商周之際居其下受道於仙人時謂所止爲仙人之廬又引豫章舊志曰匡俗先生字君平夏商之苗裔又見康實錄曰隆安六年亘元遺書於匡山惠遠法師然則匡山者廬山也李太白遊廬山舊矣子美旣不得志而太白復以譖出故子美詩曰頭白好歸來蓋欲招隱爲廬山之遊也
茗溪漁隱曰緇素雜記學林新編二家辨證乘槎事大

同小異余今采摭其有理者共爲一說按張茂先博物志曰舊說天河與海通近世有人居海上者每年八月見浮槎來不失期齋一年糧乘之而去十餘日中猶觀星月日辰自後茫茫亦不覺晝夜奄至一處有城郭屋舍甚嚴遙望宮中有婦人織見一丈夫牽牛渚次飲之驚問曰何由至此其人說與來意并問此是何處答曰君至蜀郡訪嚴君平則知之因還後以問君平君平曰某年月日有客星犯牽牛宿計年月正是此人到天河時也所載止此而已而荆楚歲時記直曰張華博物志

云漢武帝令張騫窮河源乘槎經月而去至一處見城郭如官府室內有一女織又見一丈夫牽牛飲河騫問云此是何處答曰可問嚴君平織女取楮機石與騫而還後至蜀問君平君平曰某年月日客星犯牛斗所得楮機石爲東方朔所識並其證焉案騫本傳及大宛傳騫以郎應募使月氏爲匈奴所留十餘歲得還騫身所至者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而傳聞其旁大國五六具爲天子言其地形所有並無乘槎至天河之說而宗慄乃傳會以爲武帝張騫之事又益以楮機石之說何邪

子美夔府詠懷詩曰途中非阮籍槎上似張騫又秋興詩曰奉使虛隨八月槎如此類前賢多用之恐非實事學林新編云世傳織女嫁牽牛渡河相會某案史記晉天文志河鼓星在織女牽牛二星之間世俗因傳會爲渡河之說媒瀆上象無所根據淮南子云烏鵲填河成橋而渡織女荆楚歲時記云七夕河漢間奕奕有光景以此爲候是牛女相過也其說皆怪誕不足信子美牽牛織女詩曰牽牛出河西織女處其東萬古永相望七夕誰見同神光意難候此事終朦朧觀子美詩意不取

海隱言卷一
九
世俗說也七夕乞巧見於周處風土記乃後人編類成書大抵初無稽考不足信者多矣

茗溪漁隱曰余觀注詩史是二曲李歆述其自序云歆上書之明年言任意妄聖天子不賜鑊樵全生弃逐嶺表東坡先生亦謫昌化幸忝門下青氈又於疑誤處授先生指南三千餘事疏之編簡聊自記其忘遺爾然三千餘事余嘗細考之史傳小說殊不略見一事寧盡出於異書邪以此驗之必好事者偽撰以誑世所謂李歆者蓋以詭名耳其間又多載東坡語如草黃驥驥病則

注云陳峻卧疾梁拘過門曰霜經草黃驥驥病矣駑駘何以快駛蓋言君子不得時小人自肆也少游一日來問余曰某細味杜詩皆於古人語句補綴爲詩平穩妥貼若神施鬼設不知工部腹中幾個國子監邪余喜此譚遂筆寄同叔子由一字同叔使知少游留心於老杜意欲鏟疊嶂則注云袁盎曰諸侯欲鏟連雲疊嶂而造物夫復如何余因舟中與兒子迨同注檢書倦先卧余繼燭至曉遂疏之似此等語甚衆此聊舉其一二言之當亦是偽撰耳近時又有箋注東坡詩句者其集刊行號曰東

海山仙館叢書卷十一
坡錦繡段者是也亦隨句撰事牽合殊無根蒂正與李
歎注詩史同科皆不可信也閩中近時又刊詩話總龜
此集卽阮閱所編詩總也余於漁隱叢話序中已備言
之阮字闕休官至中大夫嘗作監司郡守廬州舒城人
其詩總十卷分門編集今乃爲人易其舊序去其姓名
略加以蘇黃門詩說更號曰詩話總龜以欺世盜名耳
世所傳眼兒媚詞樓上黃昏杏花寒斜月小欄干一雙
燕子兩行歸雁畫角聲殘綺窓人在東風裏無語對春
閑也應似舊盈盈秋水淡淡春山亦闕休所作也闕休

嘗爲錢唐幕官眷一營妓罷官去後作此詞寄之

漁隱叢話卷十一終

--	--	--

